





大明世宗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  
實錄卷之一百九

嘉靖九年正月壬辰朔

上以大祀

天地躬告于

太廟 甲午

宣宗章皇帝忌辰

奉先殿行祭禮遣瑞安侯王橋祭

景陵 丁酉

上大祀





天地于南郊還御

奉天殿文武群臣行慶成禮 戊戌大宴文武羣臣并四夷  
朝使 庚子初甘肅鎮巡等官唐溱等言土魯番屢年犯  
邊蓋恃瓦剌為外援今因議婚彼此有隙宜遣使齎賞遠  
結瓦剌以離土魯番之交總制尚書王瓊則言無故賞賞  
僥倖不可必成之功自啟釁端兵部覆議鎮巡所論因兵  
家用簡之策而總制以生事啟釁為慮尤得中國正大之  
體宜咨各官查照議奏事理土魯番不來犯邊許其照舊  
通貢若再侵犯即絕其貢使瓦剌叩關納款量行犒賞如  
其不來不必遣使庶夷情自服國體自尊從之 兵部覆

巡視浙江等處都御史王克封巡按御史端廷赦言浙江  
海道兵備等官以勅內未開駐劄之地往往專駐省城或  
出巡歷隨去即來宜照舊例以海道副使等專在台州温  
處兵備專在温州備倭都指揮專在定海守備都指揮專  
在處州各擬定地方巡歷具載勅內庶便責成詔如議  
辛丑詔浙江台州温處三府稅量俱復徵本色三府稅糧舊  
徵本色近歲以海警繕理海防乃改令本折兼半徵納供  
軍興費其折色糧每斗以銀七分為率當市估二斗價民  
甚苦之至是監生朱玄誥陳其害謂復舊便且請罷加造  
戰船之役部覆從之 壬寅國子監祭酒許誥以疾乞休



不允 命戶部左侍郎張璉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軍餉以本部主事傅夢弼從行次分理其事發太倉庫銀十萬兩運赴二鎮并前次開去引鹽及收貯在庫贓罰缺官等項銀兩盡數查出分投差官整理預蓄糧芻分置要害營堡時以虜在河套二鎮邊儲匱乏從鎮巡官之請也 御馬監太監麥福奏乞騰驤左等四衛軍士見操者不必差科道點開新補者不必由兵部審驗兵部覆言委官驗審科道點開皆弘治間舊例又屢奉 皇上詔旨申飭宜如舊為便 上從部議 癸卯廕故工部尚書李孟賜姪孫佶為國子生孟賜子天叙已廕病故無嗣乞以

佶補從之 朝鮮國陪臣工曹叅判朴光榮等來賀正旦宴賜如例 賞泰寧等衛朝貢夷人塔卜歹等三百員名綵幣有差 甲辰陞兵部職方司郎中周鳳鳴為大理寺左寺丞 陞浙江右布政使顧璘為本司左布政使 戶部以例請差官查覈各邊錢糧詔以各邊比歲兵荒暫停差遣 頒御製敕一等箴于湖廣長沙府嶽麓書院從知府孫存奏也 勅通政司右通政何棟專理通惠河道棟先任都水司郎中修濬通惠河聞工成陞通政工部言棟治河有成績宜專任之以究其用故有是命 乙巳罷大理寺少卿吳堂閑住以雲南巡按御史劾其先任鶴慶府知府



貪縱故也 陞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寇天敘為刑部右侍郎復設陝西管糧叅政及管屯僉事 丙午時享

太廟 世廟 吏科都給事中夏言奏臣向被命查勘順天

田土曾請改各宮莊田為親蚕殿公桑園名額令有司種

桑拓以備宮中蚕事未見舉行邇者 陛下有事於南郊

臣猥以待從之末叨陪法駕仰見 陛下對越嚴恪馨香

升聞又更定時享之期於郊祀之後行祝 天之禮於正

元朝賀之前徂歲之冬躬禱雪於 郊壇先期避殿減膳

損六軍之扈蹕却百官之陪從罪已之辭形於嘏祝贊導

之臣仰見憂色所為昭事 上帝軫念民事已無不盡其

誠矣臣感激之餘竊念向所建親蚕之議有助于 陛下

敬天勤民之事且足以紹 聖祖之制作補當代之闕遺

夫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宜獨缺耕蚕之禮垂法萬世不

宜偏廢倘蒙采納勅禮部會議以聞令儒臣叅酌考訂慨

然施行則天下萬世永有瞻仰 上以其疏示大學士張

聰深嘉納之遂勅禮部朕惟耕桑王者重事也古者天子

親耕王后親蚕以勸天下朕在宮中每有稱慕自今歲始

朕躬祀 先農於本日祭 社稷畢即往 先農壇行禮

皇后親蚕禮儀便會官考求古制具儀以聞於是大學士張

聰等因請于安定門外擇見先蚕之壇其制一準於 先



農壇壇旁設採桑壇蚕室別殿採桑壇制倣先農壇藉田之處為之其別殿量如南郊齋宮之制而少減其數即齋宮之旁起蚕室二十七間以為浴蚕之所倣藉田之制皇后採桑三條之後用三公夫人採五條列候九卿夫人採九條仍擇民間婦女數十人受桑浴蚕于內以終其事詔如議行詹事府詹事霍韜言陛下親祀南郊僅及五里猶先日啟行今皇后出郊難以越宿且郊外別建蚕室則宮嬪命婦又未得親見蚕事有文無實勢難久行乞擇近地便上曰耕蚕衣食之本王化之先天子耕于南郊王后蚕于北郊此萬世不可易之典爾素諳禮制何有

此言且出郊古禮非可以遠近計若就禁內行之恐不可垂法于後今襲故非時之徒甚眾而此言實啟其端爾其審思之已而戶部亦言安定門外近西之地雖寬平可用而水源不通無浴蚕之所初禮部議于皇城內南城西苑中有太液瓊島之水况唐制亦在苑中宋亦于宮中宜從禮部初議便上曰周禮之制耕蚕分南北郊唐人因陋就安不可為法初議止于安定門外而茲復自相矛盾看前後不一宜照前旨擇地奏聞戊申英宗睿皇帝忌辰奉先殿行祭禮遣英國公張崙祭裕陵上復諭禮部曰疑謀勿成謂中心疑而未決之事不必成其事昨夏



言請行親蚕禮及卿等奏議已詳此事在朕心決之久矣  
得言之奏甚悅並無毫末之疑已有成命茲申飭卿等非  
朕有疑亦非被惑而昨者詹事霍韜奏云所以者朕以諭  
之但恐韜奏一出必有藉彼為言破政害事勢所不免夫  
言之奏有云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宜獨缺耕蚕之禮垂  
法萬世不宜偏廢此言已盡非有他也朕所納者以此亦  
非有他夫禮樂制度自天子出此淳古之道也故孔子作  
此言以告萬世如今世人良性固在本無不同實人歆熾  
勝耳今非朕者有五曰我 太祖範則已定 列聖守之  
汝何如是增加一也我 太祖未嘗有是制 列聖不敢

議及汝河擅創二也 皇后午門尚不敢出而可遠出北郊  
乎此 祖宗朝所無之事今日何以是為豈不有干城憲乎  
三也制禮作樂出自開創之君 太祖豈不知此神謀聖慮  
自有定見何待汝為亦非汝之所當行斯非作聰明而何  
為耶四也宮中聞之人稱其難且有 累朝未聞之語或有  
感額者五也斯時邪徒必不出此五者舍是必又以禍福為  
恐外無可造為言者故申飭卿等熟計來聞仍以此刻布  
中外令各以所見具疏上陳於禮部尚書李時等皆言 中  
宮出郊我朝雖無定典而載於古禮甚明 皇上以 宗廟祭  
服之重且欲使宮闈知工女之艱難而因以風勵天下故令臣



世廟實錄 卷之六  
等講求古制而議者恐道途太遠欲行之于禁中臣等初亦慮及於此但謂大明門出至安定門外道路往返之遠則誠然耳今日鳳輦或由東華玄武二門以出此固無碍於古禮也臣等謹熟計之條為四事以請一增治鹵之禮夫採桑而不治鹵非禮之全也及鹵成之後令內臣自北郊捧之獻于宮中仍於宮中隙地量立蚕鹵織室行三盆之禮以終蚕事二定壇壝之向先蚕採桑二壇悉仿先農藉田之制先蚕壇北面採桑壇東向如唐開元之制三定採桑之器按唐制皇后既制尚公奉金鈎夫親蚕所以識女工之艱難也金鈎則侈矣宜令造辦筐鈎止照民間器用無過為雕飭

以失親蚕之意四擇掌壇之官中宮出郊其一應禮儀祭禮必令內臣掌之以肅宮闈之禁乞於司禮監擇謹厚老成者管理奏入上嘉納之曰皇后有事先蚕宜于玄武門出以從簡便儀衛令內使陳列兵衛官軍一萬員名五千於壇所圍宿五千護列于道仍擇西苑隙地造織室以終蚕事壇制準之先農而殺其制十之一教用偶教不必建齋宮止建具服殿蚕室鹵館俱如古制諸禮儀司禮監奏請以行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錢如京言畿輔地重守令宜慎其選請悉銓以進士無已則舉人不宜濫授歲貢吏部覆上其議上曰畿輔視民之官固當慎擇



然四方萬姓皆 祖宗赤子授官分牧不宜有異前屢勅  
所司隨才任用不拘資格但有治行宜民者一体旌擢蓋  
科貢乃國家取才正途不可偏有所重茲所議似特重進  
士而視歲貢太輕令人何以自奮保民之道奚由廣及宜  
申明前旨行 己酉禮部上耕藉儀注前期太常寺奏祭  
祀百官致齋順天府官以耒耨及種稂種進呈少頃內官  
捧耒及種授順天府官捧由午門左出置綵輿鼓樂送至  
藉田所至期祭 社稷畢昧爽 上具翼善冠黃袍御奉  
天門太常寺官奏請詣 先農壇 上陞輦鹵簿導從詣  
壇所具服殿上服亮冕如儀祭 先農畢還具服殿更衣翼

善冠黃袍太常卿導引 上至耕藉位南向立三公以下  
從耕者各就位戶部尚書跪進耒耨順天府官跪進鞭道  
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上耒耨三推三及訖戶部尚書跪  
受耒耨順天府官跪受鞭太常寺官奏請復位順天府尹  
捧青箱隨以種子播而覆之 上御外門南向坐觀三公  
五推尚書九卿九推太常卿奏耕畢從耕官各就位太常  
卿導引 上還具服殿陞座順天府官率兩縣官耆老人  
等行禮畢率庶人終畝鴻臚寺官贊百官入班致詞行慶  
賀禮有旨賜酒饌三品以上官各就冊陞上東西向賜坐  
四品以下官臺下序坐并宴勞耆宿于壇旁宴畢駕還宮



導從并如來儀大樂鼓吹振作詔如其所擬遂命太師昌國公張鶴齡太傅建昌侯張延齡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張聰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翟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方猷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李承勛戶部總督倉場尚書李瓚禮部尚書李時刑部尚書許瓚工部尚書章拯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鏞掌翰林院事詹事顧鼎臣各行五推九推禮 庚戌先有旨採辦雲南寶石巡按御史劉臬言孟密地方產有寶石為土酋思真所轄其境與西洋番舶相通窀取以營重利且此酋以木邦叛豎遺孽竊據此土自恃富強吞噬緬甸

木邦孟養又密邇騰衝窺我境內虛實較諸夷尤黠往年採辦之役故違稽遲又地極瘴癘俗尚蠱毒往年採取人役多被中傷况撫據拾數年至今始順雖朝廷宥其罪過而夷性巨測若再行採取或啟戎心宜暫停三四年俟夷情寧靖另行採買戶部覆議報如前旨行 臬又言黔國公沐紹勛莊田近奉旨查勘而奸惡管莊之人馮藉聲勢始而侵占投獻終則劫掠鄉村動以激變嫁言阻撓有司惧變束手而紹勛且屢以奏乞分豁為詞及今不處則蓄亂宿禍貽害地方非世臣子孫之福戶部覆議總兵莊田原有額賜宜委守巡官老成練達者一負清查之其額外



無文籍可據者即屬侵占投獻宜悉歸軍民莊戶有犯窩盜違法者所司明正其罪詔如議行 戶科都給事中蔡經言河南頻年災傷衛輝等府尤甚今撫按奏報輒以蠲賦為急若貧難下戶田幾不多賦亦無幾但蠲以升斗之稅則枵腹垂死之際豈能全活此極貧者必須賑濟而後可救于流亡也今太倉少積似難輕動而民患迫切殆不可支請動支二三萬兩赴比賑濟仍令有司積穀預備其州縣五十里以上所積不及五百石三十里以上所積不及三百石者治以罪通行各處撫按一體遵奉 上嘉其言下所司議行 淮王佑揆奏本府進貢馬匹多不

堪廐收恐致虛費乞改進饒紗部議王府進賀馬匹係國朝舊典行之已久宜仍其舊 上然之 辛亥刑部尚書許瓚言頃奉旨逮興州後屯衛署都指揮崔昂昂匿其叔太監崔文所不就逮請戒飭文必出昂以申法 上命并文逮治之 壬子改湖廣按察司副使張鯤于四川提調學校 駙馬都尉謝詒陳乞于近地列肆召商如皇親例得旨皇親列肆以漁民利在法所當革詔國親臣固宜讀書遵禮奉公家典憲豈可効尤牟利所請不允 癸丑禮科給事中曾仲魁等陳四事一言自嘉靖九年為始供用庫粳米茶芽豆穀等項附餘數多宜量為減派以蘇民困



二言酒醋麵局歷年積餘米豆草束數多乞查見在若干未收若干并合用若干應減若干會派徵納三言浣衣局糙粳粟米支用不盡各量留二十五石其餘扣作近衛官軍月糧四言管運白糧俱宜令糧長親身赴京交納不得轉顧無藉之徒包攬以致浪費部覆從之 甲寅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天和巡撫陝西 提督兩廣軍務右僉都御史林富乞休不允 起用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胡世寧以疾請致仕從之 以陝西寧夏旱災免本鎮各衛田糧仍給靈州鹽課等銀賑濟 乙卯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鉉言近奉勅諭惓惓以考察巡按為言且責臣等堂

上官不能振揚風紀避諛遠怨臣淬勵自免冀仰答聖意竊以御史言官朝廷耳目之寄今欲考汰其不職必真有顯然實跡而後可臣謹以憲綱及 皇上勅諭竊取其宏綱大旨謹條為巡按約束十二事凡御史歲終得代則逐條覈其奉行之狀而廢置之一宣德意 皇上勵精圖治恩詔屢降而惠不及民則郡國吏承宣無狀所致御史奉命專察一方坐視有司慢令而不能詰其罪又烏可辭也今後凡詔例所載事宜責御史督郡國吏加意舉行刻期日而考成焉誅其虛文相抵冒者一勤巡歷御史必徧歷郡邑然後官吏之否臧生民之休戚可得而知宜定為



制自今御史抵任一月以外不許安駐會城務出巡歷每  
府十日以上州縣五日以上雖偏方下邑必期周到如違  
以推奸弊事條坐罰一精考察御史庶覈官吏務須廣詢  
密訪或延問耆老或博諏田夫靡人不訪無事不察毋惑  
于一偏毋膠于一節毋摛求細事而羅織深文毋獨任已  
私而昧于公是回道之日務將詢訪根因詳註各官職名下  
以憑叅訂一慎舉劾今後巡按薦舉務遵弘治以前規制  
每續多不過四五人少二三人其糾劾亦不許濫及無辜  
任情作惡皆須明著實跡其賢其否須各舉十數事的確  
可指者異日所舉之人或以不職見斥仍連坐之其清軍

提學茶馬鹽屯等差御史自本管官員外不得槩行舉劾  
一謹關防御史事權既重所至之地防閑最所當謹凡衣  
卷箱篋及監生書吏出入俱督各該地方官明白檢識一  
禁逢迎近來御史駐迫會城則兵備守巡逐日候謁巡歷  
郡邑則三司長吏絡繹問安該道守巡隨從唯謹其諸新  
任朝覲考滿回任官員不遠千里兢走所在叅謁曠職道  
諛莫此為甚宜行巡按御史嚴革違者聽臣等体訪考點  
一親聽斷今後御史奉本院牒行親提人卷勘問究獄者  
務須遵依提吊人卷虛心秉公自行勘辯不得轉委他官  
及酷加拷掠固執偏見臣等審其讞報情法未允責令再



訊如仍有枉縱其實劾治一稽儲蓄積貯民命所關郡邑先務巡按御史所至須稽其儲蓄有無多寡以為賢否殿最籍報吏部以備斥陟一嚴督率布按分司官例該二月初出巡五月終回司七月初出巡十一月終回司御史宜嚴督各官依期巡歷如違即行叅奏一戒奢侈御史令行禁止可以移易風俗宜以身率物躬行節儉然後立為條教凡飲食宴會服飾車馬婚姻喪祭等項悉為品節限制禁其侈靡一謹禮度憲綱所在御史與方面官往來見禮節甚明及運司運同知府知州有事不許跪白近蒙皇上申飭前規至為諄切足以一洗數十年相傳陋習自今

御史有不遵定議仍令兩司隅坐運使等官跪稟者聽臣等訪實叅治一慎請差巡按地繁簡難易不同當視人之才力近規御史惟以到任先後挨差殊失 聖明慎命之意自今宜不拘歷任先後唯選才力相應者二負請旨簡用庶巡按得人地方受惠 上曰御史巡歷地方振揚風紀關係甚重舊章成法具載憲綱朕已屢諭舉行而人心怠玩如故覓疏深切時弊俱准行 丙辰陞福建延平府知府屠僑為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 四川巡撫都御史唐鳳儀劾奏提學僉事蔡宗堯以疾乞休未奉明旨輒離職任命巡按御史逮問以聞 翰林院侍讀謝丕以母病



給假許之以丕係日講官給驛以歸 兵部尚書李承勛言耕藉親蚕之事三代以下非無行之而草率文具不足稱述獨漢文帝二年詔開籍田又賜民田租之半故其時衣食滋殖刑罰罕用伏望 皇上取以為法因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之孔艱皆以重本抑末為主燕閒之際見帷幄服御之類即思曰得無有製錦繡逞淫巧以害女工者乎見器用車騎之類即思曰得無有進珠玉事侈靡以病農工者乎享玉食之豐即思曰凶年饑歲得無有困衣食而不安于田里者乎有司以成獄上獻者即思曰得無有刑罰過於德化使赤子無所措手足乎察中外臣工實心

愛民者進之虛浮無實者斥之又籍田隙地皆可耕種官道之傍皆可植桑自近今邊海推而廣之至於天下申飭有司田地茺蕪者召人承佃而寬其租賦逃移失所招回復業而貸以牛種有益於農桑者無一不舉有妨於農桑者無一不去則衣食足而禮讓興教化隆而刑罰措矣疏入 上嘉納其言下河司議行 命撫寧侯朱麒僉書中軍都督府事 命團營聽征右叅將邵永克總兵官操練聽征人馬 丁巳以山西饑詔發各府州縣預備倉糧并諸司罪贖及戶部所發支剝銀兩賑之 己未陞兵部左侍郎王廷相為南京兵部尚書 謫戍雲南永昌衛軍原



任翰林院修撰楊慎以伊父大學士楊廷和在籍病故乞  
回籍終喪不許 庚申以災傷免真定等府稅糧有差  
先是 上諭禮部朕以冲昧入承 祖位敢不率由舊章  
以免愆過顧禮義之實重且大焉朕每以祭 太社  
太稷奉我 太祖 太宗配竊有疑焉夫 天地至尊次則  
宗廟又次則 社稷此次序尊殺之禮也奉 祖配 天則  
正矣又奉 祖配 社豈不失其序歟或謂以祖配社乃  
親之之道也此我 皇祖時禮官之失也又謂后土勾龍  
氏乃共工之子祭子無義夫勾龍氏有平水土之功故取  
之配社猶以后稷配稷同也未嘗論其人况父不善而可

惡及其子乎至如奉

祖配社尤為弗當屈其所尊義實

未安茲乃不可不正之典亦非變更之者宜如我 皇祖

高皇帝之制

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

太稷以后稷氏

配其詳議具奏禮部言祀事重典請集多官會議 上曰

尊 祖配

天具載禮制並無奉

祖配

社之文卿等

亦曰未聞其他異論之徒不足為較第宜求之人心可與  
否耳夫人未有不同不過是昔非今破亂吾事卿等既恐  
特論不一其亟集廷臣議同者列名具疏異者自疏以聞  
至是大學士張聰翟樂等各言 祖宗配位社稷歷代以  
來祀典不載我 太祖稽古定制初無配位之禮後因禮



官張籌之請遂沿襲至今茲者天啟聖衷獨覺其舛况  
皆遵復祖制而非有意于變更茲會多官皆無異議則  
既得以伸尊祖敬宗之心又不失乎立法創制之意  
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者真有在於今日跡入上從之  
命預其擇日躬告太廟及社稷禮卿時告后土勾龍  
氏后稷氏設壇行禮神牌即行成造所司具儀以聞禮部  
隨具儀注擇本年二月初四日卯時上以更正社稷  
壇配位禮告太祖太宗于太廟及社稷行禮先  
期翰林院各撰告文太常寺預各設香脯醢酒果錦衣衛  
設儀衛侍從各如常儀太常寺卿奉請太祖太宗冠

服設于前殿設上拜位于殿中社稷于壇前是日早

免朝上具翼善冠黃袍御奉天門太常寺卿跪奏請

聖駕詣太廟上陞轎由廟街門入至太廟門外降轎

導引官導上入御幄易祭服由殿左門入典儀唱執事

官各司其事導引官導上至拜位內贊奏就位奏鞠躬

再拜典儀唱獻爵執事官捧爵跪進于神位前典儀唱

讀祝內贊奏跪讀祝官跪讀訖內贊奏俯伏興平身奏鞠

躬再拜典儀唱讀祝官捧祝詣燎位典儀唱望燎內贊奏

禮畢導引官導上由殿左門出至太廟門外導引官

導上入御幄更易善冠黃袍陞轎太常寺官跪奏請



聖駕詣社稷壇儀衛侍從如前導引官導 上由右闕門進  
社稷壇北門降轎導引官導 上入御幄易祭服由右門入

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導引官導 上至拜位內贊奏  
就位奏鞠躬再拜典儀唱獻爵執事官捧爵跪進于前

神位前典儀唱讀祝內贊奏跪讀祝官跪讀訖內贊奏俯  
伏興平身奏鞠躬再拜典儀唱讀祝官捧祝詣瘞位典儀

唱望瘞內贊奏禮畢導引官導 上由北門出陞轎至午

門外儀衛退 上還齋宮一本日太常寺官設后土勾龍

氏后稷氏壇于 社稷壇西北東向先期翰林院撰祝文

太常寺備辦香燭酒果脯醢候 上祭告 社稷禮畢導

引官引遣官行祭告禮于后土勾龍氏后稷氏奏入

上更定廟 社行三獻八拜禮遣告儀如擬皆用帛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九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十

嘉靖九年二月壬戌朔

癸亥工部上先蚕壇圖式

上親定其制先蚕壇方可二丈六尺疊二級高二尺六寸陞  
四出東西北俱樹以桑柘燕息殿不必建以掌禮房為蚕  
宮令署採桑臺高一尺四寸方一丈四尺奎駕庫五間後  
墻方其制內苑止蓋織堂墻圍方八十丈餘俱如圖注已  
而欽天監以年辰神不利興作禮部言周制季春吉巳王  
后享先蚕則必擇日可知矣既有室礙請俟明年其躬桑  
治繭之事可於宮中行之 上曰朕已告聞 祖考不敢



中止已禮部請暫用葦席竹木為之 上曰所構席屋甚多不無靡費其酌處財力量建一二工部乃請止治先蚕採桑二壇并具服殿及諸蚕室數十楹餘皆罷之報可命鎮守貴州總兵官署都督僉事牛桓僉書右軍都督府事 甲子定社稷配位奠獻用磁爵制帛奉安 二祖神牌於 太廟寢室玉圭玉爵貯 太廟神庫 丙寅太僕寺卿余瓚以疾乞致仕許之 丁卯陞巡撫大同右副都御史蔡天祐為兵部左侍郎 戶部言南直隸浙江等處積負夏稅秋糧馬草鹽課等銀凡五百四十二萬兩有奇請分遣司屬督催有司不奉詔者皆以次停俸降級從之

賜伊王訐淳四書易經大全孝順事實為善陰騭各一部從王請也 戊辰 上祭 社稷畢出郊祭先農行耕藉禮 庚午禮部奏上 皇后親蚕儀一蚕將生欵天監擇吉己日以聞順天府先將蚕母名數開具奏送至北郊工部將鈎箔筐架及一應什物給送蚕母順天府隨將蚕種及鈎筐一副進呈訖有頃內官捧鈎筐及蚕種授順天府官捧出玄武右門外置綠輿中鼓樂送至蚕室蚕母受蚕種出蚕先浴飼以待置鈎筐于殿內一命婦文官自四品以上武官自三品以上俱陪祀一命婦入壇者給與陪祀牌採桑者給與供事牌每命婦許帶侍女一人以備



執鈎筐給與執事人牌一面本部委官同蚕宮令於壇門照驗放入無牌混入者查究治罪一前期三日尚儀奏齋戒皇后致齋三日內執事并司贊六尚等女官及應入壇者各齋一日一先一日太常寺執事人役入壇具祝文版及祭物羊豕豕邊豆各六黑帛本日晚送交蚕宮令即出壇次日蚕宮令送交執事女官其厨役等項不許以舖排名色擅入壇內祭畢蚕宮令將祭器逐一交還太常寺一蚕宮令陳樂舞位于壇南設皇后拜位于壇下北向次公主及內命婦又次外命婦拜位俱異位重行北向設內贊位于壇南設司贊位于皇后拜位之東西設司賓位于外命

婦班之北東西相向又設皇后採桑位于採桑壇東向設公主及內命婦位于皇后位東設外命婦採桑位于採桑壇東陛下各南北向以西為上設執位于皇后位旁少東一是日未明宿衛陳兵備女樂工備樂司設監備儀仗及重翟車俱候于玄武門外將明內侍詣坤寧宮奏請皇后服常服導引女官導皇后出宮門乘肩輿侍衛警蹕如常公主及內命婦應入壇者各服其服以從至玄武門內侍奏請降輿升重翟車兵衛儀仗及女樂前導內侍詣車前奏請車進發出北安門公主內命婦應入壇者乘車陪從如式障以行惟至壇內壝東



門內侍奏請降車乘肩輿兵衛儀仗停于東門外至具服殿 皇后入殿少憩侍衛如常儀司賓先引外命婦列于先蚕壇下東西向以北為上尚儀詣 皇后前奏請

皇后易禮服出殿門將至壇內贊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導引女官導 皇后至祭位司贊奏就位次公主又次內命婦列于後又次外命婦列于後各就拜位北向俱異位重行內贊唱瘞毛血迎 神奏樂樂止司贊奏四拜公主內命婦外命婦同內贊唱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捧帛爵跪于 神位前各奠訖樂暫止內贊唱讀祝司贊奏跪 皇后跪公主同內命婦及外命婦同讀祝女

官跪于神位前右讀訖奏樂司贊奏興 皇后與公主以

下同樂止內贊唱亞獻禮奏樂執事官捧爵跪奠于

神位前訖樂止內贊唱終獻禮奏樂執事官捧爵跪奠于

神位前訖樂止執事女官進立壇東西向唱賜福胙司贊奏

跪 皇后跪執事女官以福酒跪進于 皇后右奏飲福

酒 皇后飲訖執事女官以胙跪進于 皇后受胙訖司

贊奏興 皇后興司贊奏二拜公主以下同內贊唱徹饌

奏樂執事女官詣神位前徹饌訖樂止內贊唱送神奏樂

司贊奏四拜公主內命婦外命婦以下同樂止內贊唱讀

祝官捧祝執事官捧帛饌各詣瘞位奏樂樂止司贊唱禮



畢 皇后還具服殿更常服司賓引外命婦先詣採桑壇位南北向女侍執鈎筐者隨于各外命婦之後常儀入奏請詣採桑位導引女官導 皇后至採桑位東向公主以下各就位南北向執鈎者跪進鈎執筐者跪奉筐受桑 皇后採桑三條止 皇后還至壇南儀門坐觀命婦採桑三公命婦以次取鈎採桑五條列候九卿命婦亦以次採桑九條採訖各授女侍筐內司賓引內命婦一人詣蚕室尚功帥執鈎筐者從尚功以桑授蚕母蚕母授桑縷切之以授內命婦內命婦食蚕灑薄訖司賓引內命婦還尚儀前奏禮畢 皇后還具服殿儀仗侍衛如常挨 皇后陞座尚儀

奏司賓率蚕母等行叩頭禮訖司贊唱班齊外命婦序列定尚儀致辭云親蚕既成禮當慶賀司贊贊四拜畢賜宴命婦并賜蚕母酒食於壇傍公主及內命婦殿內序坐外命婦從採桑者及文武二品以上於臺上三品以下於丹墀各序坐尚食進膳司賓引公主及內命婦各就坐位教坊司女樂奏樂 皇后飲酒訖宴畢徹案公主以下各就班司贊贊四拜尚儀跪奏禮畢 皇后興還宮導從如前詔如擬 詔民居當蚕壇東出道者皆徙之工部增價給與定命婦牙牌式祀陪祀官殺三之一 辛未 孝貞純 皇后忌辰 奉先殿行祭禮遣彭城伯張欽祭 茂陵



江西道監察御史周繹條陳五事一明史職我朝設立史官雖有編摩纂述之事而無侍直紀載之舉非古者置左右史兼起居注之意宜如常日朝會便殿齋居及車駕出入郊祀臨幸大學咸侍從左右以備紀述於凡詔令典章封除廢置災祥賞罰百司奏啟之類皆得次第直書而藏之史局俟年終彙輯成書以備實錄之考二恤水災徐沛淮邳近緣黃河泛濫民罹昏墊宜量加賑貸以極困窮之民三清冊籍邇來大造黃冊多飛派詭寄之奸故徭役之征多放富差貧宜嚴為稽覈以絕奸弊四厚風俗今法制陵替奢僭成風無復分限宜申明大明律令洪武禮制諸書

以矯厲薄俗五理驛傳各省差役繁苛人力疲困舟車所至不勝其擾宜自進鮮船隻及入貢夷人與文武大臣內臣監丞以下俱立為限制以免橫索疏入 上以其言可采命所司看詳以聞 以災傷免順天永平二府所屬州縣及永清等衛所稅糧有差 壬申更調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右副都御史毛思義及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處右副都御史陳祥初祥為巡按直隸御史魏有本所劾吏部言祥素有才望雖督察似苛細而除貪祛弊有益地方舍短取長不宜輕棄請令祥與思義互調故有是命 詔定百官謁文廟禮凡春秋二丁不與陪祀者皆以



常服序列陪祀官之後同時行禮正旦次日諸司必候其堂屬畢集始得謁拜有先後差參者聽糾儀御史劾治之

癸酉先是 上問大學士張璁朕聞書稱燔柴祭天又

曰類于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夫天即上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未見祭天之禮况今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似非天也又問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今大明壇當與夜明壇異可也且日月照臨其功甚大今太歲等神歲二祭而日月星辰只一從祭為朕疑之卿言其所以璁對言古者冬至祀天于南郊之圜丘夏至祀

地于北郊之方澤至敬不壇掃地行事其禮至簡至周公制禮冬至郊天配以祖季秋祀帝明堂配以考至漢成帝時王莽諂事元后傳會昊天有成命之時合祭天地同牢而食殊為瀆褻自此天地遂合祭至宋神宗始義分祀迄宋終元屢分屢合國初 太祖皇帝建圜丘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鍾山之陰以夏至祀 地俱配以仁祖洪武十年始定合祀之禮即園舊北為壇以屋覆之曰

大祀殿後 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 太宗並配說者

謂上為屋即周之明堂下為壇即周之圜丘是亦孔子從周之意至于日月之祀國初稽古者正祭之禮築壇于國



城東西用春秋分朝日夕月且以星辰從祀月壇且載舊典今日月歲止郊壇從祭而春秋分朝日夕月不復舉行蓋缺典也 上復諭璉冬至祀 天園丘夏至祀 地方澤億萬代不易之理今之 大祀殿擬周之明堂或近矣如以為即園丘實無謂也日月運行以成歲功止一從祭不得專誠以祭之其可乎今宜講求璉復備述周禮及宋熙寧間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聖祖之制已定今無敢輕議若夫朝日夕月之禮具載存心錄并祭祀禮儀 皇上若欲講求以復禮制乃無難者上因銳意欲定四郊之制卜之 奉先殿 太祖前不吉乃

問之大學士翟奎、具述因革以對復問之禮部尚書李時時言人情徂于習見必以舊章成憲為言恐煩 聖慮請少遲以月日待治化隆洽上下相信然後博選儒臣議復古制為宜 上意猶不已仍卜之 太祖復不吉議且寢矣會給事中夏言請舉親蠶禮 上大喜以為古者天子親耕南郊皇后親蚕北郊適與所議郊祀相表裡因以言奏示璉令璉以 上旨示言令陳郊議言乃上疏言國家合祀天地于南郊又為大祀殿而屋之 太祖 太宗之並配諸壇之從祀舉行不於長至之日而于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群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郊祀尊祖配天之



文及漢宋諸儒匡衡劉安世朱熹等之定論以及太祖高皇帝國初分祀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之大業也疏入未下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詆言說非是上切責之乃勅諭禮部朕惟祭祀重典不可不慎朕每奉行大祀之禮見其儀制與我皇祖始制不同雖行之百數十餘年原非立制垂憲之者乃係更定之文朕以冲昧紹祖位當夙夜戰兢以守成憲為天下先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軻氏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朕固不知禮不知道不學不聰經書明訓聖賢格言豈敢不勉為守行哉祖訓又有明論曰後世子孫勿作聰明亂我成法朕豈又敢身犯皇祖之訓自速禍亡哉但義禮不容不盡而心之所獲又不可自默今將郊祀事宜開條于后爾禮部即日刊刻分布文武衙門大小官員都限十日以裏各以所見具疏上聞不許隱忍含默一朕惟天地有南郊之祀古之禮也我皇祖初建之制今當遵復一朕先以斯典重大預告請于皇祖得報有過月之文遂未降前制遵我皇祖聖辭是日夏言即以農桑二事來上正合南北郊之意實非人為非邪徒能言也朕遂勅行言于前月二十九日又以大祀更議之奏來上此又以合過月之義朕所以未下言奏于所



司者欲俟祭社畢降勅施行本月初四日王汝梅等奏謂言之奏不可夫汝梅等非真心愛君慎重之意或有使之亦窺測朕意耳疏內明言伏俟勅旨未見明降此言不過謂言之前奏即日施行是朝廷所欲者此奏四五日不下必有疑難之意我當阻之耳大小官負不許附和為言謀為朋聚止許以自己所見上陳一王汝梅等所言姑舉一二言之彼謂虞書類于上帝為有虞祭天地之制夫曰類者乃以倣于祭天之禮而行非祭天之常典故謂之類彼又曰召誥中外用牛二分明明是合祭天地矣夫用二牛者一帝用之一配位用之非天地各一牛也破亂大事之心

勝故賊道叛經至于如此又援丘濬爭謬之言為可據難以悉數一或有謂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亦為夫嬪同牢之義此等言論褻慢神祇瀆事祭祀無禮之甚莽賊之辭決不可用一朕聞朱子曰古者天地一定不合祭其祭天時豈可將許多神祇都排作一堆祭斯言正大足可萬世為法一或謂郊乃祀天社稷為祭地古無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猶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明矣圜丘方澤之制具在周禮則南郊祀天北郊祀地又明矣社之明有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隨所在而祭之故禮有親地之說非謂以祭社即謂方澤祭地有謂社親之所以母道



事之天尊之所以父道事之此語帝統於義不合一朕聞  
宋儒蘇氏日月尚可從祭園丘皇地祇反不可從夫祭天  
主日配一月皆在天之神月雖為陰却位列在天皇地祇  
自是本位之主此說只是帝強一今之所謂不可者不過  
曰朝廷多事粉飾太平變亂成憲輕議祖典萬一禍變之  
來天下有聲罪之者悔將何及誰任其罪不出此再又或  
有心知其是而口道其非者或陽為其可而因陰議其否  
者此等之徒不但欺朕亦且誤國務要着實吐露真言之  
一或謂數年行之無故一旦起此意思不可夫朕祇奉大  
祀今已九歲仰蒙 皇天垂鑒俯賜來享敢違之而興變  
亂實欲盡赤心以答報耳夫人君以修德法祖親賢愛民  
乃為報天之實盡職之要不在儀文度数之間此朕實為  
盡在己之誠也若謂夫故而更此言非誠心夫待其異變  
是何心哉况朕此意以聞之 皇祖 皇天亦無不鑒之  
之理不敢避人而止知敬 天耳若以近年災變亦以極  
矣本雖朕招朕致正典亦無不關况天尊地卑一定之道  
豈可並隆近年地數震異有不安之象亦不可不求其所  
以一大小官員都着依限具奏不許隱默三品以上并六  
科十三道翰林院左右春坊勳戚武臣都着自疏其餘俱  
依衙門為限連名具疏爾部裡集議以聞已乃下言疏稱



其慎重國典令禮部一併刊議 兵部以西番不特板爾  
些藏等族糾集諸番深入為寇一歲中報數十至乃上言  
西番自古為陝西患于北虜等入我朝百餘年來貢獻不  
絕未嘗敢犯邊吏者以制御有道也今一旦叛逆大為邊  
釁宜令總制尚書王瓊督同鎮守以下推跡事變所起斟  
酌勦撫之策及兵將事宜以聞又言往者又通商互市之  
令為茶與大黃諸物皆盛產中國而在彼仰以為命也今  
禁罔踈闊奸商私市彼皆取足賈豎而不煩仰給于官加  
以平時處置失宜故乘邊備久弛之日逞忿而起此則有  
司之過也且聞西番為不虜亦不刺所侵苦因以役屬竊

計洮岷之間不但結于番又且構于胡矣有如番胡交通  
肆益猖獗將何以善其後乎請悉委之王瓊令亟圖制御  
長策許其便宜從事 上從之 甲戌雲南巡撫右僉都  
御史歐陽重巡按御史劉臬劾奏鎮守太監杜鏜役占軍  
餘巧肆漁蠲每歲科取民財以萬計因極言鎮守內臣當  
裁革詔下撫按官勘實以聞鏜回京聽勘 乙亥改巡撫  
延綏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蕭淮巡撫大同 海西塔魯木  
建州等衛女直都督方中撒哈竹孔革等七百五十二人  
入貢詔宴賚如例 禮部尚書李時等言 皇上竭誠事  
天勵志考古于祀典一事欲上復 祖宗之初制下立萬



世之彛典然猶告請 皇祖頒諭臣工即古帝王謀及卜筮謀及卿士之意大小臣工孰敢不敬應者苟不為衆酌今古考奏究情文而徒以空言如其塞責何以定一代之典哉今一時章疏必有仰副清問者但識見不同學術不異持論之間不無叅錯惟 皇上曲加采納瑛衆論畢集令臣等會同內閣及府部翰林科道諸臣酌議以請則衆論自底于協一矣 上是之趣令廷臣如期議上 陸鎮守廣西副總兵署都指揮僉事李璋為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貴州 先是畿輔旱荒饑民流入都城求食道殣相望 上聞詔都察院亟議所以賑之都御史王憲請令五城御史分審貧人係有司者發宛大二縣收養係軍衛者分送蠟燭幡竿二寺官為煮粥俱咨戶部查給 上以民窮可憫命如議即行俟春和丁壯遣歸老疾者仍舊收恤仍行天下郡縣令修舉養濟院實政使孺獨者有養各御史隨藉貧人名數送部至是且三月矣猶未分送縣寺御史傳漢臣言狀曰 皇上渙布德音念冬春之交天道嚴寒貧人不禁凍餓欲拯其垂絕之命德至渥也今寒令已過而詔旨尚爾稽滯奄奄待盡之民其轉于溝壑者必已衆矣輦轂之下猶不能奉宣德意若此况于四方萬國之遠又可知矣請命法司詰所司奉詔不以時者詔逮



郎中陳瓚知縣張允中等下法司問 詔旌表鉅野王府  
鎮國將軍楊鑿妾羅氏仍賜塋先是楊鑿卒羅氏即自縊  
死魯王以烈行聞故有是命 丙子兵部覆提督沿江巡  
捕總兵官崔文所奏六事一團士卒鎮江衛原調官軍七  
百餘人暫守新江口者皆令發回與鎮江儀真見操兵快  
一體教閱一造戰船倣廣中之制造蜈蚣船置佛郎基其  
上以便衝擊擇民壯軍士習水戰之法又多造小船若走  
舸飛鷁之類一備器械查驗新安衛所貯原頒神鎗攢竹  
鎗遇警取用一明賞罰捕盜者令以殺賊陞賞舊例從事  
其擒獲巨寇者聽撫按官臨期奏請一正統令如原擬  
責任得專督九江至常鎮諸路江防及制節守備倭官  
以下事關提督巡江撫按者會議行之詔可 丁丑都察  
院右都御史汪鋹言 皇上舉行曠典親事耕蚕為天下  
率先又頒示 祖訓列為條目刊布天下令民於秋成之  
後須樽節愛惜勿得賤棄以備凶歉所以導民勤儉矯俗  
勵薄者德至渥也惜昔 高皇帝著大明令及禮儀定式  
惓惓于品節限制之法以遏民縱欲敗度之端令甲雖存  
而風俗日以奢僭請以令式所載及 皇上所諭至意通  
行禁約凡官民服飾器用室宇及宴會遊玩之類但涉品  
制之外者有司悉以違禁罪之其法行自貴近始若有踰



犯而臺臣不舉者即以不職者論斥 上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官民服飾房舍器用 祖宗皆有品第著為之由其令在京巡視御史在外巡按御史檢察不法者具罪以聞 戊寅兵部言土官罷替自天順以來事例不一有起送赴京罷替者有將應罷之人預勘造冊及報名上司待其親故起送者有令就彼冠帶者有地方災荒令其納穀備賑者有免其納穀仍起送赴部者有因極邊地方不寧免其來京及許就彼冠帶仍舊納穀者有以報効有功許就彼罷替者或出一人之建白或係一時之權宜以

故條例紛紜持循靡定而貪險者得緣以為奸非國體也宜因續修會典之時著為畫一之法請得會同吏部詳議以聞報可 庚辰 恭仁康定景皇帝忌辰遣儀賓周鉞祭 陵寢 詔置桑園於新築壇殿蚕室餘地令所司亟植桑柘以備取用 詔以浙江雅陽三魁池村三巡檢司隸泰順縣先是雅陽三魁屬平陽縣池村屬瑞安縣景泰中勦官臺山賊既平乃議割平陽瑞安地立泰順縣以鎮壓之三巡檢司皆泰順境內而僉派弓兵猶出平陽瑞安巡按浙江御史端廷赦言請改屬泰順便兵部覆議從之 辛巳兵部尚書李承勛以邊圉多警統制乏材疏薦革



職都御史馬昊致仕侍郎王軌養病都御史楊志學吏部覆言昊以材幹稱軌以廉慎稱志學以諳練稱皆可備緩急之用誠如承勛言得旨許召軌志學而罷昊不用上謂祀先蚕當備樂舞而宮人不足又謂冠服當與樂舞生異制下禮部議禮部言祀先蚕之禮周漢以來皆行之其樂舞儀節經史不載考之唐開元先蚕儀注陳設之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內諸女工各位于后則祀先蚕用女樂可知矣又考之唐六典太樂令掌教樂人調合鍾律以供邦國之祭祀宮縣之舞八佾軒縣之舞六佾先蚕壇設宮縣之樂則官用八佾可知矣然六典止言

文舞六十四人服委貌冠玄絲布大袖白練領標白紗中單絳領標絳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白布襪武舞六十四人平冕餘同文舞而不言舞女之冠服又考之宋儒臣賜樂書享先蚕圖下有宮架登歌之圖而不及舞臣等前具先農儀已擬樂舞全用御札以宮中人數不足欲以減八佾為六佾茲復奉 聖諭議處臣等遍考禮書有樂有舞雖侍祀禮之常然周漢之制既不可考宋祀先蚕代以有司又不可據唯開元儀注畧為近古而陳氏樂書考據亦明即止用樂歌減去樂舞亦於古制有合且以見少殺先農之禮 上乃曰舞者備文武之義非嬪人女子之事宜



罷之止用樂其冠服之制卿等更酌議以聞禮部議言  
北郊陰方也其色尚黑同色相感事神之道而樂之感通尤  
甚漢蚕東郊色上青魏蚕西郊亦尚青非其色矣今樂女  
生冠服宜用黑約紗描金蟬冠黑絲纓黑素羅銷金葵花  
胸背大袖女袍黑生絹襯衫錦領塗金束帶白襪黑鞋庶  
冠服制度與先農樂生相似而於北郊意義亦不相背  
矣上從之 吏科給事中李鶴齡劾奏豐城侯李昊先  
鎮守兩廣行取至京延途需索乞治以罪 上曰近年驛  
遞被擾人民困敝已甚屢諭查革李昊勲爵重臣乃所至  
騷擾所司勘覈以聞已而兵科都給事中張潤身又劾昊

違制乘輿驕肆不檢請先解其兵柄候勘明之日別為奏

處 上乃令昊引避下法司併究其事 甲申吏科都給

事中夏言言頃者巡撫應天都御史陳祥劾奏蘇州府同

知徐州貪饕險詖具有實跡吏部以擬罷職而巡按御史

魏有本乃薦以為賢及有本劾祥不職而吏部甚稱其才

不當輕棄遂得調用夫一徐州而撫按之臧否懸殊一陳

祥而吏部御史之毀譽迥別 陛下何所憑以為黜陟哉

臣竊謂州之賢否庶穢不可不覈其實祥有本之薦劾公

私不可不求其故吏部之可否是非不可不致其確請下

吏部都察院覈實以聞于是部院覆言祥颺歷有聲撫吳



有著風力有本與之有隙拮撫叅奏部初擬請改調蓋所以曲全言官之體至于徐州賊汚狼藉撫臣特疏糾論蘇欽密通豈有本獨所未聞實欲自異于祥以致是非倒置激揚之體夫豈宜然誠當劾治請解祥有本任回原籍聽撫按官會勘具實上奏併請申飭天下撫按自今敢有私任喜怒彈劾不實者抵罪不宥薦舉非其人者有罪必連坐之疏入 上以吏部右祥責其不公罷祥有本俱回籍聽勘 陞光祿寺少卿史道為大理寺左少卿南京尚寶司卿盛端明為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 先是巡按直隸御史朱廷立言兩淮添引之議不便於商而做掣鹽船積

至數單誠為壅滯宜令運司奏繳添刷引目每鹽一引以五百五十斤過多餘鹽如例納銀其做掣鹽船仍舊論單隨至隨掣為便巡按浙江御史陳世輔亦言添引之議行則浙之地方有限引之加倍無窮宜如前御史王朝用議以解京存留額鹽俱留本色開邊報中每引不過三百斤稱掣餘鹽納銀悉如舊戶部覆議從之 乙酉陞陝西左布政使胡忠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等處 陞原任刑科都給事中李錫為湖廣按察司副使 丙戌詔革應天府上元等縣羊戶先是巡撫都御史陳祥言南京光祿寺司牲司羊戶凡二十六人皆徵銀上元等縣不下



三百餘金而歲辦不過 奉先殿薦新羊羔一隻司設監

羊毛百斤耳宜存句容溧陽羊戶各二人應役餘悉罷免

從之 兵部覆御史周禕所奏理驛傳事請申明公差應

付舊例凡文武大臣及內臣監丞以上人夫不過五十名

其次四十名有違越者聽撫按巡河官叅治土官進貢如

嘉靖七年例南京進鮮及他省進貢如嘉靖六年例

上從之 戊子以災傷詔免福建福州等府嘉靖八年存留

稅糧輕重有差 己丑以女直都督土刺額直哥齊榜撫

諭海西諸夷有勞詔如賞紵絲二表裡折紗絹二疋 庚

寅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聖旦免命嬪朝賀 以清明

節遣駙馬都尉鄔景和伯王桓等分祀 七陵及 景皇

帝陵 黜巡撫雲南右僉都御史歐陽重為民初重與桂

萼同鄉人有目重為萼黨者重乃疏言張璉桂萼方猷夫

霍韜諸臣當議禮之後不能為上從容陳說使異議諸臣

或謫或戍或罷斥去又有以欽明大獄逐之者今言者不

敢言及所逐之人以求寬其黨錮而徒于其所用之人槩

以為黨而訾之不忠孰甚焉具臣雖與萼同鄉萼未嘗私

臣臣之改用不出于萼其非黨甚明願錄議禮獄諸臣而

革臣今職則前日之逐臣以復今日之黨議亦明矣又言

得沐紹勛所遣百戶丁鎮家人秦能私書大抵行賄張璉



乞調旨以庇紹勛也因指璉為佞人欲上斥遠之璉上疏  
自辯言譴謫大禮大獄諸臣及貫貧紹勛皆出自 聖斷  
非臣所與若私書中所言交關事請逮其左證驗問以明  
心跡 上覽重疏惡之曰重失位怏怏故為此言狂妄欺  
罔宜寘之法念係大臣姑黜為民又慰諭璉曰重意在怨  
君誣攻輔臣陷害忠良卿不必深辯且前事皆出朕意久  
之自明第盡心供職勿慮也重又以御史劉臬因回護調  
官都給事中夏言因徧徇奪俸皆以已故復上疏論救願  
蒙重譴以代言官 上曰重意徒怨上無君市恩取譽耳  
竟如前旨黜之 以災傷免浙江各府衛稅糧有差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十一

嘉靖九年三月辛卯朔賜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大學

衍義各一部從其請也 命收養宛平大興縣貧民七百

八十三人於養濟院人月給糧三斗歲布一疋 癸巳吏

部尚書方獻夫以病乞假 上慰諭之遣太醫院官視疾

仍賜猪羊酒米等物 工部請造先蚕壇執事舉麾女官

冠服 上以女冠俱有常用冠服命於來年議造 甲午

改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節總督漕運巡撫鳳

陽 乙未戶部覆酒醋局署局事太監武忠奏局中見存

及未到黑豆五千八百四十七石穀草一十三萬一千八



百一十束足資三年之用宜免派黃豆九千二百七十五石一斗九升菘豆七千七百五十六石六斗二升足支二年之用宜量減黃豆減八百石菘豆減二百石糯米一萬一百五十一石九斗五升止足支一年宜如舊會派其未到者責令所司徵解支用從之 禮部覆御史周禕所奏厚風俗事言風俗壞於奢侈法令當行自今近都城之中衣輕乘肥非貴戚之藏獲即貂鎗之僕夫詰問則根據城社縱釋乃橫行街衢以致遠近效尤恬不畏法乞嚴勅內府及勲戚府部大臣令其檢飭家徒不得縱恣中外民人有服食宮室喪塋宴會過盛踰制者嚴為禁格 上從其

言令都察院申禁榜示中外所司不奉行士庶不遵改者悉論如法 命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管領大漢將軍元以病辭 上命駙馬都尉鄔景和代之 丙申大學士張

璉言頃奉 聖諭 太祖高皇帝始建園丘方丘以祀

天地後定今祭之禮恐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得朕心巨疑仰見 皇上事 天誠敬發于 淵衷必有不能自安者矣茲勤明問謀及卿士又仰見 皇上博采公議慎重之至也臣嘗聞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稱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皆戒后之德臣不能稱戒 皇上之德對揚休命寔臣之罪也臣觀丘濬大學衍義補所論



雖出從周之心然不宜盡以己意陰壞唐虞三代典禮雖知禮者有見而衆人則未免惑焉此臣考議之所以不容已也夫非天子不議禮恭惟 聖祖為一代創業之主禮樂制度誠如 聖諭為子孫者雖億萬年所當謹守敬天法 祖其道一而已矣臣願 皇上以不愆不忘之心盡善繼善述之孝斟酌古今慎重典禮則 聖祖神孫光于先後矣謹以所錄郊祀考議一冊進覽惟 聖明垂察上以其議留覽下其疏禮部令取 皇祖存心錄祭祀禮儀書照前旨會議以聞時詹事府詹事霍韜深非郊議奏言祖制不宜輕議大學士張璠尚書李時不能以道事 皇上

奉 天法 祖乃徇給事中夏言妄說議更郊典紊亂朝政變亂成法異日必有任其責者矣且考經傳無南北郊分祀天地之說惟見于周禮莽賊偽書不足憑據 上覽其疏不悅責其謬議罔上自恣于是夏言復奏臣前承

聖制問南北郊大祀并朝日夕月之禮即欲對聞乃以臣前疏畧已開陳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可以無言不意旬日以來議論紛糅及昨覩詹事府詹事霍韜之奏則又大可駭懼臣不容于不言臣考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祀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燔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醴沉醑辜之禮以享神鬼則



有肆獻裸享饋食祠禴嘗蒸之禮大司樂冬至地上圜  
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  
天地分祀從來久矣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  
當以周禮為定今議者以社為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  
三曰大社曰王社曰亳社大社為百姓而立王社為藉田  
而立亳社則遷國之社非祭地也今議者既以大社為祭  
地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為不可也秦去  
古未遠祀天不于圜丘而于山下祭地不于方丘而于澤  
中漢之時祀于甘泉祀地于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  
也至元始間始以天地同牢於南郊此則莽賊陰媚元后

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以地並天耳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  
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  
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  
也開元祭禮則專主合祭矣宋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  
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費之費每傾府藏故  
從省約安簡便耳亦未嘗以分祭為非禮也今之議者往  
往以太祖之制為嫌為惧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  
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為可復也知  
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  
太祖之著典可遵也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



世庫寶錄 卷一  
已矣敬 天法 祖無二道也况古稱禮樂必百年而後  
後興揆理度勢有不得不然者豈皆泥于 祖宗已然之  
迹遂一成而不可變耶韜之奏曰紊亂朝政變亂成法必  
有任其責者夫律有奸黨之條內開若在朝官負交結朋  
黨紊亂朝政者該斬此指國家一應法度政令干係紀綱  
名分而奸臣交結朋黨紛更外壞亂扶同為奸以罔上虐  
民者言也言官議禮本非變法以此為紊亂朝政恐非律  
意矣變亂成法之文屬在講讀律令條中內開叅酌事情  
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遵守未一款若官吏人等  
挾詐欺公妄生異議擅為更改變亂成法者斬此所為成

法者即 太祖所定之大明律令也韜嘗奏言有祿人受  
枉法贓八十貫律絞欲將在外知縣以上等官但犯贓八  
十兩即逮赴京絞諸市曹不許准徒是改雜犯為真犯也  
此則非成法矣至力詆周禮且謂天官冢宰篇為莽誑天  
下之術則又大可異矣夫天官冢宰一篇朱子以為周公  
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知人安民正心誠意之  
學于此可見其實又謂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  
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于此此後世雖不  
能行豈可盡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而誣以莽之偽為耶且  
合祭以后配地實自莽始莽既偽為是書何不削去圜丘



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為一說耶近言禮部行移天下令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場必以周禮策士韜不聞奏正及韜修大明會典且嘗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復援引周禮天官冢宰之文是韜平日未嘗非周禮也何得因議郊祀而一旦盡弃其學耶臣切憤懣今日之事乃陛下光明俊偉超軼古今之盛舉而不得群臣同寅協恭之助實韜有以啟之臣竊詳園丘方丘朝日夕月諸神壇遺規制自有我太祖刊定之典備在存心錄一書不須創設無所變更一準乎舊而已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享帝則昭合周禮然

太祖太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以為我太祖足以當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臣以為我太宗足以當之區區之愚有見于此敢併陳之跡入上嘉其發明古典下之禮部令據古折衷群議以聞無得延緩避忌禮部言親蚕之禮出于創見一時命嬪倉卒入壇恐致愆度請以所繪采桑圖授之俾各如式演習至於北郊壇殿原圖外命嬪房在內隨時房北以有內壝隔別故也今既省去內壝當即改外命嬪房為內隨侍房仍請定名採桑之所上因名其所為採桑臺餘皆如議命浙江都司署指揮僉事孫堪



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郁勳為坐營官堪團營勳神機營中軍以分守廣西左叅將張經充副總兵官鎮守廣西戊戌戶部覆御史周禕所陳清冊籍事言冊籍之設以定戶口均賦役也祖宗立法不為不嚴而法亂民奸弊端百出那移詭寄飛走灑派及故為破析寄頓妄作畸零帶附或投仕宦以借名或稱絕戶以影射茲屬大造冊之期請勅所司悉心稽覈得旨如議令所司查理改正犯者即以其產沒官已亥勅諭吏科都給事中夏言爾自居官以來多所建白皆出為國為民於朝廷甚有裨益昨爾以耕蚕二事具聞朕以具告于祖考親耕禮成皇后

親蚕事宜亦將就緒夫成王為有周一代英賢之君周公猶拳拳無逸之言告朕何人也斯寔爾之力焉茲特嘉爾忠賜四品服色降勅褒諭爾其益勵乃心益思盡職凡政事之可否用人之當否天下之治否小民之安否有一見聞即宜直陳之庶爾前功既益而于朕望者亦無負焉庚子下詹事霍韜于都察院獄韜初疏議郊典忤旨夏言奏辯其失攻訐甚力韜素獲前自遂以上怒未釋不敢疏辯乃貽書言痛詆之書凡千餘言復錄其草送法司備照言疏陳其狀謂韜為國近臣與在議禮之列既有定見自當明目張胆盡忠以告一疏不已則再疏三疏以至累



世厚會金卷一  
十疏無不可者何必投臣私書又以書送三法司其意安在臣若有罪韜請之 陛下有旨逮送法司始得而理之且法司非詹事府屬也原無遺文體例安得以私書使之備照耶夫韜憑高肆言怙寵作威深居詹事府而陰握內閣吏部之權文武內外臣僚無不畏其威者臣以戇愚知有朝廷而不知有權臣其為韜輩側目久矣茲者臣感陛下知遇之恩特見親至郊祀二議姦臣以其言不出已百端沮之日夜思以甘心于臣無所不至韜之言曰爾啟南北郊之說將自是而建東西郊矣將自是而建 九廟矣郊社宗廟之禮皆爾一人亂之其欲加臣以不可逃之罪乃

文致若此願 陛下之察之也因數韜無君之罪有七并以其私書封進 上大怒曰韜有罪朕貸不問姑加詰責全無悛心顧乃恣逞胸臆非詆先儒訕朕躬嫉正懷邪要名賣直罪在不宥錦衣衛逮送都察院從重治罪以聞韜從獄中上書哀祈大學士張璁再疏申救 上不聽 鄭懿王妃閻氏有孝行守臣奏聞賜勅獎勵 辛丑禮部集上群臣所議郊禮謂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鉉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為言者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為方丘者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者尚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主分祭者固



世廟實錄 卷之六  
以古禮為是而未嘗不以 祖制為規主合祭者固以遵  
祖為善而亦未嘗以古禮為非立言雖異其納忠慎禮之心  
則同臣等祇奉勅諭折衷衆論似從合祭諸臣之議遵行  
舊典最為簡易但恐未盡 皇上敬 天崇禮之意若從  
分祀諸臣之議誠于古禮有合但壇壝一建工役浩繁時  
誣舉羸勞費不貲竊恐 皇上愛民節財之心亦有未安  
臣等以為禮屋祭曰帝夫既稱 昊天上帝則當屋祭宜  
仍于大祀殿專祀 上帝而配以 二祖 皇地祇則營  
壇壝以祭如此陰陽之分明尊卑之等列而 皇上敬  
天之心伸矣地壇之建廷議不一今似宜改山川壇為地壇

既無創建之勞行禮亦便皆非臣等所敢專決惟在

皇上權其可否以定一代之典至于朝日夕月建東西壇專  
祭之禮此則闕典當修無可疑者臣又詳衆議之中有欲  
改大祀殿為明堂者不應經義且 聖祖初以露祭大質  
為殿宇以祭情文兼備 二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  
輕有更改至于尚書李承勛議謂山川嶽瀆之失次臣等  
查得國初天神地祇分類從祀今乃但依方位委屬祭亂  
宜悉加厚正又謂太歲月將之當撤則祀典所載未可輕  
擬中允廖道南議中復以宗廟為言原非 聖諭所及臣  
等不敢置議跡入 上復降勅諭云卿等會議 郊祀禮



制未見定議再用諭卿等仍刊布原議各官再會議明白  
開陳奏來開示于后一朕原降制勅本因分祀 天地于  
南北郊會論本內云從主分者從主合者不知何謂見今  
行者合祀之事因所以問分祀之宜原無兩說之若朕意  
如此何用問為一祀 天祀 帝本原不同若如會議之  
言不若不議程子曰歲九祭惟至日禮重所為重也以大  
報 天之禮耳朕原因缺祀 天報本之大典故所為問  
今謂仍祭之屋下是不如不議當以遵 皇祖之始制露  
祭于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事 天之本一南郊祀  
天北郊祀 地決當依據若分東西造為私論此則甚于王

莽合祀之言宜分南北之郊以二至日行事俱以我

皇祖高皇帝奉配仍于歲首祀 上帝于大祀殿以我

皇祖文皇帝奉配蓋為民祈穀之意也一朝日夕月俱以春

秋仲月行禮以盡報神之典于朝陽阜城二門外建壇一

人君祭 天乃報本之祀以凡為下民者也當有本有文

本者誠也文者威儀制度也本文雖有重輕之不同不可

一有失其一應事宜當從減省以盡事 天為民之實一

諸神祀典待郊議停當逐一考定隨下前疏令為歸一之

議于是大學士張璠翟奎上言伏覓御製勅諭禮部實出

我 皇上事 天誠敬臣子有不體悉非人類矣其四郊



世宗皇帝 卷之六  
分建分至行禮遵復 聖祖初制實應經義天下後世無  
復容議第為冬至祀 天子壇以 太祖配歲首祈穀于  
大祀殿以 太宗配則臣等不能無疑 二祖聖德神功  
並配 天地百有餘年一旦分之恐于義未協謹以  
仁宗皇帝奉 二祖配祭天地勅諭併告文錄呈伏希  
聖明慎思審據 上曰 祖宗並配天不見經傳易謂殷薦  
上帝以配祖考即周家郊配以祖明堂以考之意非說一  
時並配卿等謂朕當慎思足見忠愛蓋畏人言耳可以此  
奏併朕言錄付禮官會議禮部隨會各官于東閣集議謂  
皇上以正月之祀為祈穀以十一月之郊為報本建園丘方

澤于南北二郊朝日夕月二壇于朝陽阜城門外上稽古  
典近復 祖制大小臣工仰誦 宸斷以為大聖人之見  
超越千古斷非臣下所及臣等祇候命下參酌存心錄祭  
祀儀禮制度儀文一一條陳上請無容別議惟以 二祖  
分配則義有未合或以父子嫌于並列夫 太廟之祀  
德祖居中 太祖 太宗及 列聖祖孫昭穆東西相向無  
嫌並列况 太祖 太宗功德並隆園丘 大祀殿所祀  
均之為 天則配天之 祖不宜一闕且 高皇帝出配  
冬至之祀而 文皇帝獨當孟春之享子先父食亦豈禮  
意若遠撫遺文近更成典臣民震惧所不忍言臣等切議



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以 二祖並配庶明靈慰悅降福無窮疏入 上諭內閣云 二祖並配 天地甚非禮

之正况倡此議自卿等始百司莫敢可否之今日所講求以正不當又謂之失朕自難違所見卿等其欲作何以處

大學士張璪翟奎對今日郊祀之議始終之見斷自聖心孰非古禮之正夫定南北郊以二至日分祭天地東西

郊以二分日分祭日月是遵復 聖祖之初制也又定以大祀殿為孟春祈穀上帝則又不失 聖祖之更制也臣

竊善慶以為 皇上一言之決兩全無害真 大聖人之能事獨 二聖分配竊有疑者非疑古禮寔生于心所未

安恭惟我 太祖建南都以創立基圖 太宗建北都以奠安寰宇功德並茂往古鮮儼故 仁宗皇帝並舉以配

天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凡事盡然而况 祖宗配享天地之大典乎且古郊與明堂相去異地故后稷配天文

王配帝可以行禮今園丘之建必同大祀殿于南郊臣竊計冬至之祭禮行于報而 太宗不與孟春之祭禮行于

祈而 太祖不與臣心有所未安慮 皇上之心亦必大有所不安也夫禮非天降地出由人心生臣願 皇上鑒

三代損益之宜求心之安而已 上復諭璪曰我 太祖高皇帝肇基受命配天地允當我 太祖文皇帝繼靖內



難功亦甚大豈不可配天地實哉太祖為立極創業之君耳  
璉對 太宗功德之隆非但繼靖內難而東征北伐定鼎  
北都哉 皇上今日撫有洪圖實以哉 太宗帝系禮曰  
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也竊恐獻義者但知天地祭  
分之為當而未知 祖宗分配之未可輕議但知並配之  
非古禮而未思分配或非今宜也 上復報曰茲事重大  
今日既求以正不當復有毫髮錯繆夫萬物本乎天人本  
乎祖故王者祀天以祖配天止一箇天祖也止有一箇祖  
故今日大報 天之祀止當以哉 皇祖高皇帝配不當  
以 二聖並配非嫌于父子寔非禮之正也卿疏見道明

白孰于禮經昔日曾謂人豈有兩考若如今日所言乃有  
二祖乎祖者本也雖有始高曾之不同乃以世言之其本  
一也哉 皇祖文皇帝豐功大德豈不可配天但開天立  
極本哉 皇祖高皇帝肇之若以周文武論之造周雖自  
文王始然伐罪吊民寔是武王事周之王業武王寔成之  
而配之天止以后稷配上帝只以文王而武王配天配帝  
俱無與也當時未聞爭辯功德大抵古人惟知禮與義耳  
朕遲留數日欲每思自反冀有所德惟前日之見是卿等  
皆畏危言不能從正其事不如寢之已而給事中夏言復  
疏言臣伏觀 聖制南北二郊俱以 太祖配仍于歲首



祀上帝于大祀殿以 太宗配臣無任慶幸以為虞夏  
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為二及誤解大易  
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致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  
並配之事宗周典禮隳棄蕩然先儒朱子嘗嘆此事千五  
六百年無人整理戒 皇上今獨破千古之謬一旦更正  
之臣子所當將順不暇豈宜復有違阻前日東閣會議臣  
見禮臣執並配之說臣告之曰 天與上帝一也 二祖  
分配非有軒輊宜從 聖制爾時尚書方獻夫亦以臣言  
為是不知禮官議奏云何今跡上九日矣不奉明旨外間  
傳聞少傳張璠大學士翟奎聯上奏必欲 二祖並配

延日茲久未聞 睿斷誠恐 陛下萬一惑與異說有所  
迂就或于禮制少乖未免重貽後人之議伏望斷自

聖衷仍依前勅旨施行此百王不易之大典也 上報曰前

會議多有異說無小人造作微言禮臣乃止以並配一說  
具奏朕見其非禮之正故遲留數日蓋熟思之異有所得  
惟知分配為當而已朕心實無毫末之疑非被惑者尔所  
論詳明甚正幽明無二理哉 太祖 太宗亦豈不知禮部引  
太廟父子祖孫不嫌一堂夫 祀帝與 享先不同此說殊

無謂禮部仍速會同原議官申議以聞 壬寅移四川漢  
州三水關巡檢司于懷口改隸金堂縣 癸卯巡撫大同



僉都御史蕭淮以病乞回籍調理許之改巡撫順天都御史王大用代淮 詹事霍韜致書禮部尚書李時白其與夏言論郊祀親蚕事時亦以其書封進得旨令都察院併訊以聞 御史王道言邊墩軍士晝夜瞭望不得休息宣大陝西墩軍月糧之外仍加口糧一石黃花鎮密雲馬蘭谷太平寨等處無之食不能飽而欲責其巡哨難矣乞視宣大等例量給口糧二三斗至于軍士追犇堵截動出百里或按伏數日即隨在給與粟藟頃因無事混支乃因言官建議一蓋裁減以致軍餒馬疲往々敗衄請復其舊下兵部議言各邊墩軍口糧有無各有舊規當令所在守臣酌處至于軍士追賊果出百里之外或調兵應援駐劄者始有行糧否則不得濫支 上從部議 甲辰 武宗毅

皇帝忌辰 奉先殿行祭禮遣恭順侯吳世興祭 康陵 琉球國王世子尚清遣陪臣蔡瀚賫方物馬匹進貢先是國王尚真於五年薨六年其世子尚清遣長史鄭繩等請封繩等回至海中溺死至是復遣瀚等來貢因申其請并請原送監讀書官生蔡廷美等四人還本國婚娶禮臣以為齟封重事當命福建鎮巡官查訪申報其欲廷美等歸國宜聽其請 上從之命給賞綵段布紗有差瀚來經日本日本國王源義晴因託賫表文言向為本國多虞干戈



梗路正德勘合不達東都以故宋素卿捧弘治勘合而來乞恕其罪遣還歸國併乞新勘合金印復修常貢禮部驗其文俱無印篆言夷情譎詐不可遽信乞勅琉球國王遣人傳諭日本令其擒獻宗設送回擄去指揮袁璉然後參酌奏請裁奪 上從之 乙巳陞應天府府尹查約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約任福建布政以重囚反獄被害事聞乃陞山東左布政邵錫為右副都御史代之 戊申陞光祿寺寺丞葉廷若為本寺少卿南京吏部郎中呂柟為尚寶司卿陝西按察使姚文淵為本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廣西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為本布政司左叅政

庚戌陝西琉賊李世奉等嘯聚百餘人肆劫州縣官兵勦平之兵部上其功罪擬副使郭鳳祥指揮王振等有斬獲功當賞百戶萬捷死敵當恤錄其子孫都指揮趙昶等遏截無策當逮問叅政江玠張行慶等當以功贖罪指揮把鉞知府金濂吳世良知州郭天錫等當量罰 上從其議奪鉞天錫俸兩月濂世良知置不問 辛亥巡撫宣府都御史劉源清劾總兵官郤永殘忍薄行讎害民軍不宜委以閩外重權永因疏疾辭免 上允之 癸丑陞大理寺右評事陸鏊為光祿寺寺丞 以災傷詔停徵陝西延安府及延綏二衛八年以前糧稅及歲額物料 發帑銀



一萬兩賑濟真定府饑民 以右叅將李鑑充分守遼陽副總兵官 甲寅陞山西右布政使江曉為應天府府尹上諭大學士張璁曰朕近以新刻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每卷之首記之曰格至誠正之方修齊治平之道用以識是書所以教人之方茲特以賜卿卿于輔贊政機之暇時為翻閱當以是書及二典三謨之言朝夕陳之此朕賜書意也璁疏謝因言臣嘗稽二典三謨以至於大學綱領條目其道一以貫之若思其要只在潔矩 皇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戒守令示儉約省冗費蠲租稅發倉廩時賑貸然猶頻年四方吉凶百姓流移失所以致於父子相

食有人心者所不忍聞夫上有明德愛民之君而下無輔理成化之臣臣宜首被誅斥而願賚賞有加臣無任媿惧孟軻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而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典謨治道要不外是臣感恩陳謝敢併及焉 上曰閱卿疏朕當勉之 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楊守禮為陝西按察使 命福建都司署都指揮僉事仲欵掌本都司事 乙卯總制三邊兵部尚書王瓊疏辭宮保上褒答不允 延綏大饑命戶部發帑銀三萬兩於山西保德汾州等處鬻米賑之從巡撫都御史蕭淮之請也 建州衛女直都督察哈等六十一人進馬朝貢給賜如例



禮部覆御史周禕所陳明史職事言 祖宗設修撰等官以專史職六科以掌章疏府部寺院以掌典章上之所行見於章疏之批荅詔令之敷布者皆藏之內府存之百司纂修之日萃集類送分館編摩至於宸翰睿藻有內閣珍藏學士彙集是史職未嘗廢也若復無官設局恐滋煩擾乃寢其議 丙辰命陽武侯薛倫子翰嗣爵 初禮部集議各王府所用衮冕冠服當改正者會典集禮與內閣秘圖說各不同要當以秘圖為正如中單之制則領不宜用織黼而親王郡王世子當有等級錦綬之制當以玉為環施之綬間不宜以織絲代玉蔽膝之制親王世子四章織

藻粉米黼黻各二而郡王章二無藻粉米此皆秘圖所載而會典集禮則纂修之或畧且誤也乞即付之史官令正其差謬而復頒示各藩俾一例遵守 上命禮臣議處至是議上王府章服物多貴重皆取給內府則糜費不貲若使自製則踰越無度臣以為自郡王而上冕冠玉圭中單大帶蔽膝大小鞵舄各仍舊無議矣惟青衣纁裳係應禁之物當造自內府須奏請頒給而玉帶玉環玉珮聽自為之其長子而下朝祭服俱於所司領價更改嗣後定以為式報可 丁巳 皇后行 親蚕禮于 北郊祭先蚕氏

陞湖廣按察使周期雍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薊



州邊備兼巡撫順天 總督南京糧儲右僉都御史孟洋以給事中丘九仞論之因自劾求退吏部言洋才可用茲以公事註誤未可即弃 上命洋供職如故 陞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桂勇為右都督仍管府事賞銀三百兩恤其家以勇前擒大同叛卒其家七人遇害故也 戊午陞河南布政使司左叅政于湛為山西右布政使 以遼東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李景良為右叅將分守錦義二城 雲南元江軍民府得老撾宣尉使招攬章緬書言有交趾應龍長子光紹為叔所逐出亡老撾欲調象馬送回守臣言據招攬章之言懼納亡之罪而且假戎為制服之資其

蔽護之私已見言外但光紹留之則啟彼猜疑送之則恐彼劫奪惟聽其自歸乃為得策兵部言邊臣之分義無私交若不杜之於早萬一交構有萌其患叵測乞勅守臣責問招攬章何故私納光紹即當省令歸國嗣後務慎守封疆保有世業一切亡命之徒以理拒絕毋得容匿詔從其議 己未都給事中夏言言靖江知縣鄭翹山陰知縣楊行中以考滿赴部未及引奏而輒先考覈李承勛薦在告都御史楊志學未及覆請而輒先推舉先後失倫關係甚大恐非所以尊朝廷而示中外也疏下吏部尚書方獻夫言翹行中既聽臣考乃圖類引復職以適已便而不如期



世宗實錄卷一百一十五  
候禮科引奏是當罪翹等若推用楊志學則博采輿議非  
臣已私且一時因地方用人之急以致偶誤臣之罪有不  
得而辭者 上以獻夫自劾宥之奪該司郎中俸一月翹  
行中下法司問後有在告者候請奏方得推用 大學士  
張璠言 郊祀之議 聖見已決下禮部申議群臣必將  
無言獨臣承 皇上責任之重恩遇之殊不忍無言

皇上信以分配之說盡古禮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  
穀又非季秋大享之禮則未免有失於古也 皇上信以  
並配之說非今宜乎 太祖百有餘年之神座豈忍言撤  
文皇百有餘年配天之報豈忍言廢則又未免有失于今也

故臣區區之愚竊以 天地之分祀宜從古禮彰戒

皇上善繼善述之孝 祖宗之並配宜從今制彰戒 皇上  
不愆不忘之心臣非敢先後反覆其說也蓋昔議尊崇之  
禮乃三綱五常三代以來所不能變者故臣以為不得已  
也所以明父子之道焉今議 郊祀之禮乃制度文為三  
代以來未能不變者故臣以為或在得已也所以尊  
祖宗之道焉仲尼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今事猶未成也未  
遂也故敢冒昧陳瀆惟 皇上察之矧今 天變于上民  
窮于下四方告凶殆無虛日臣待罪機務竊有惧焉願  
聖明之從容而審處之也疏下禮部 上仍諭璠曰朕聞大



臣侍君有調理之宜茲議郊祀卿竭誠以贊至于議配祀之典乃頓變前心百欲沮之未何為卿曰二聖並配乃仁宗垂範萬世不可改此言也卿未發而朕已知矣夫卿昔日議禮雖曰綱常之重其實一念痛朕父子不完之誠今日之事雖曰禮文制度亦是重典不可或後卿一旦惑于危言同于邪論前後變志恐素日之忠君令臣行聖人之教違理背經正人不為卿平日持正盡忠當有調理之道何如此為哉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十一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十二

嘉靖九年四月庚申朔時享 太廟 世廟 禮部奏定

安陸州官負謁 陵廟禮謂 家廟尊嚴闕密不宜輕褻

請如泗州 祖陵鳳陽 皇陵南京 孝陵儀惟湖廣鎮

巡及三司等官有事地方者至日即拜謁 陵廟其餘公

差經過官員止謁 陵不必謁 廟著為令報可 賜慶

成王奇湏山陰王成鏊各明倫大典一部從其請也 癸亥

起用大學士桂萼行至徐州以疾辭得旨卿趨命在途具

見忠敬宜速來供職以副朕懷有疾沿途善加調理毋再

辭 戶部覆兵部尚書李承勛所奏農桑實政跡請委司



屬會同太常寺官親詣藉田壇所丈量空閑餘地授壇戶耕種俾供祭品餘照民田從輕起科徵送光祿寺備用仍勅司禮監轉行內禁禦及提督上林苑海子官相度土宜開墾樹藝桑穀本部仍行順天府等巡撫官親詣雄霸等州縣及濱海以東地方開通陂塘築堰引水以種稻田三年後視有成效奏請起科仍量行賞罰其餘通行各撫按官督屬風諭小民以時種植荒蕪田地召募佃種逃移流民設法招撫仍給口糧牛種及優免雜役撫按官每年終查覈召募招撫多寡之數以課殿最議入 上命各該撫按斟酌曉諭務順人情宜土俗以便生理不得督責嚴刻

致生弊擾民 湖廣五開衛指揮王載奏本衛地係極邊軍伍多缺乞將埋沒寄操等項軍旗嚴行清解并請抄謄南京後湖軍冊備照事下兵部議謂自南北改編及逃軍自首許改附近之例設而軍政紊亂至有既改之後原衛已除而所改衛分亦無名伍者蓋不特五開一衛為然也宜行清軍御史將天順六年以後改調軍役嚴加查究若有妄引事例通同里胥擅將邊衛改作近衛者究出解發原衛着役若事涉未明者仍轉行本部查對格眼文冊定奪詔可 甲子陞山東按察使顧應祥為本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雲南按察司副使張峨為湖廣按察使河南按察司



副使樊繼祖為本布政使司右叅政 故右都御史程宗之孫政疏乞補廕吏部考職掌及累年條例上之 上謂補廕恩例太濫以後已受廕而病故者不得復補著為令 建州左等衛女直都督方中等各來朝貢馬故事賜罷衣綵段等方中等請給假詔特從之不為例 乙丑先是以榆林鎮城饑從都御史蕭淮請發延安府預備倉糧完運往賑之至是總制尚書王瓊言延安距鎮城七百里道路險遠而附近饑民待哺為急宜留延安糧賑濟本處榆林令借支庫銀給賑以運到賑銀補之便部覆報可 兵部言延綏軍士素號忠勇為諸鎮最北虜所畏服今死者

十以六七未死者又多逋聚為盜今必賑恤蠲租捕盜三事並舉庶克有濟乞命戶部于常例外發銀十萬兩給賑災重地方逋負盡為停徵各衛官軍暫免上班以所省行糧加給守邊軍士或量發官軍於近地暫住就糧一應安邊恤軍事宜俱聽總制尚書王瓊便宜區處事體重大者以聞從之 山西行都司都指揮同知黃鎮以監守盜庫銀千兩以上論斬梟示 單鎮雄府派官知府復授芒部土裔隴勝為通判署鎮雄府事初芒部自隴壽隴政平後守臣勘稱隴氏已絕故改土為流未幾夷目沙保奉壽孽子勝叛攻鎮雄破之累討累殺于是御史戴金言芒部夷



穴地不可守乞俯順夷情復立土官便詔下川貴鎮巡官  
勘處至是都御史唐鳳儀等奏勝實壽私通長官阿濟妾  
奢即所生子夷俗重骨脉衆所嚮服宜量授府佐令統束  
四長官司仍選流官經歷如舊三年之後果能率職奉貢  
准復知府舊銜仍銓補流官通判章下兵部議覆如鳳儀  
等言故有是命 丙寅命右都督桂勇充總兵官督同叅  
將等官操練聽征人馬仍督提巡捕 革原任大學士楊  
一清職閑住一清往在陝西與鎮守太監張永同事相善  
永之廢而復用也一清有力焉及永歿復為作誌而永弟  
容乞恩得陞錦衣衛指揮僉事兄富為副千戶後富責永  
家人朱繼宗侵沒貲產繼宗因訐奏永勘事江西時盜宸  
濠庫金二千兩以其半饋一清轉陞容等官職容隨具疏  
辯詔下法司推鞫廉得永存日餽一清生日賀禮金百兩  
及容求文折儀銀二百兩無饋宸濠金事擬容違例乞陞  
贖徒革職一清請自 聖裁奏上詔革容職而贖一清罪  
所受金帛令所司追收入官既而給事中趙廷端等復以  
為言乃奪職令閑住 丁卯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  
書王瓊言總制之任原擬駐劄固原居中調度然竟無益  
于事今黃河凍開虜賊未盡出套欲親詣阨塞督調兵馬  
必須預處糧草充足而後可行若責委延寧各自防守又



恐將官推諉不能協同乞下多官議如謂今年套虜勢緩不必動調大兵責委各鎮自為防禦則總制官可以革罷如用臣總制必照上年征調大兵親詣花馬池擺邊防禦仍差戶部堂上官一員總督軍餉多費銀課務足兵馬三萬七八月之用事須歸一無容兩可詔下兵部議謂瓊去年調兵防邊虜畏之不敢近塞全陝以寧今瓊因地方災傷慮恐糧餉難繼故有此奏請行瓊酌量賊情仍照上年例親詣防守徵調事宜聽從便區畫不從中制其奏差督餉官戶部查議以聞從之 戊辰禮部上群臣 郊祀配典申議謂 二聖配祀天地百十餘年天下之人習所聞

見一旦分配恐駭聽聞是以臣等不敢別議蓋雖不能盡合與古而實即乎今日人心之安 皇上必欲盡如古禮園丘 方澤既為報本之祭雖曰 祖制實今日所新創請如 聖諭俱奉 太祖配至于 大祀殿則我 太祖所創今乃不得侑享于中臣等竊恐 太宗之心有所未安似宜仍奉 二聖並配則既復古禮又存 祖制禮意人情兩不為失伏候 宸斷施行 先是 上見群議不一欲寢其事為告 天罷議文以示內閣及禮部申議疏入上復諭璉曰二至之祀典未有並配之制又因今日始當奉太祖獨配蓋春之祀朕原曲處特名其穀實存 祖制况又



非明堂可比當如 仁宗之舊一應事宜務從儉以盡事  
天之實卿可遵委曲之道依朕此意行之總對 皇上議郊  
祀大典本求至當可傳之道今議者以 園丘 方澤皆  
以 太祖配以為 皇上親制以 大祀殿祀 上帝以  
二祖配以為 祖宗舊制皆一時遷就之說非至當不易之  
論夫冬至報 天之禮重益春祈穀之禮輕天與帝一也  
大祀殿既可以 二聖並配 園丘何獨不可新制舊制之說  
臣之所不解也 臣竊惟斯禮之議本因 天地不可並祭  
嫌于龐雜若 祖宗並配原無可議又况既有 大祀殿  
又建 園丘同祀 南郊益非禮制夫禮時為大古今異

宜非可一律蓋古 園丘因丘陵為之非積土而壇 方  
澤因方川為之非掘地而坎今儀文大備屋而祀之掃地  
之儀安可復用或謂屋祭為帝壇祭為天 臣觀思文之詩  
祭后稷配天而歌者也一詩之中天帝並稱戒將之詩祭  
文王配帝而歌者也一詩之中止稱天而不稱帝則天之  
與帝原自無異傳注之說未必盡然臣惟今日 郊祀之  
議有簡易可行之道足可繼承者因 南郊大祀殿以祀  
昊天 上帝配以 二祖冬至大報 天可也益春祈穀可  
也萬一雨雪屆期亦可備而成禮 北郊建壇以祀 皇  
地祇亦以 二祖配之明夏方有事北郊工役可徐徐圖



耳夫天地者古今之天地分而祀之三代之彝典也不可  
龐雜故臣將順 皇上為之 祖宗者一代之 祖宗功  
德俱隆並配天地當代之定制也 孝子慈孫不可輕有  
議擬故臣不敢將順 皇上為之蓋宜于古而古宜于今  
而今惟求心之安而已至于罷議之文臣愚衷亦有感觸  
今日月迭變風霾浹旬四方饑荒父子相食周禮救荒之  
政在于青禮弛力斯禮之議本為敬 天勤民窮既極  
天象又彰若如 聖意暫行罷議 天地 祖宗寔共昭  
鑒或 聖意必急于行請察臣言仍勅禮臣再加詳議須  
損益古今務求可傳可繼之道外此非臣所知也 上報

曰卿謂天地乃古今之天地分祀三代之彝典其崇敬天  
地至矣謂 祖宗為一代之 祖宗雖是從周之意却是  
我 祖宗為何如人原 祖宗之意以何者為子孫敬我  
儆 天地合配 二聖並配是我之制今從之是遵我矣  
既正分祀 天地不敢龐雜是敬天地矣却以瀆禮事我  
其視我為何如耶今日正求精一中正之道庶盡敬 天  
敬 祖之誠卿當重思之昔蔣冕等凡遇災變皆以為大  
禮所制如以今日之變為郊議之應則凡前災異適中奸  
邪之口矣朕見禮部新制舊制之說已知推避之意既而  
思之此事原是朕之本意遂直任之不責彼欺耳乃下禮



部申議疏且責之曰 祖宗並配在禮為黷爾諸臣屢不奉命同為謬論本自內閣所主力為阿從無敢可否借言遵守沽忠賣直但朕所定所殺原因曲全 祖制委與明堂舉事不同依擬奉 二祖並侑二至之祀奉 皇祖高皇帝獨配一應事宜俱從儉詳議以聞 己巳陞山東布政使司左叅議張宏為本省按察使南京刑部郎中劉天民為河南按察司副使臨安府知府高第為雲南按察司副使 庚午勅諭六部都察院曰朕本菲薄以宗藩入嗣祖宗大位夙夜戰兢罔敢自逸惟賴內外文武百官左右夾輔以匡朕弗聰弗明之資邇近來遠近之民餓莩盈途死亡

亡流離無筭聞諸奏報實用憂傷本朕一人所至下民何辜重遭斯苦但爾內外臣工皆有分理之責爾部院大臣又百司庶僚之首不可不加勉以佐朕安民率表其餘今將朕之小見開例咨擬會奏來說民之安否全在官之賢否焉近來慎選守令之旨已屢降惟能遵行可也但上之撫按下之吏胥人等亦當有慎用嚴禁之宜庶使上有公鑒下無私為公鑒當則薦劾得真俾有所畏朕私為禁則詐冒得除俾不為所累然後民或得安平日有司不肯積穀備荒一有災僅無所措置雖每發銀賑濟亦已晚矣况姦官猾吏往往侵剋小民全不得霑實惠徒有賑救之名其



實未活一命宜着實考訪區處朕聞周禮某年索鬼神之制其各處凶荒地方爾禮部查奏遣費香帛祝辭命所在有司官竭虔致誠禱于應祀神祇以希轉災為民之福朕仍躬行露告 上天同爾等修省各處戰陣死亡或為國為民者勘報有不真以致徇情顛倒之者亦足以傷和致災該部依此類推詳奏請刑獄重事人命所關其情弊多端最難條數甚傷和氣法司推議奏請其死刑有決不待時者或在春夏之時尤為傷和或有未當朕甚懼此亦會議具奏定奪在外民情利害恐有未知亦足致災都察院便行文巡按御史及大小官員凡利當興害當除者有所見聞著即條奏不許詐妄反害下民以違朕意近因民窮屢有蠲貸之命聞所在官司仍徵又催之者夫官免之意在裕民却乃如是論財則官民兩不獲上擁虛名下受重困法令俱亡著議處考究其有欺隱及不遵約從重治罪目下凡有可救災濟民之儀宜者即行奏聞區處施行都察院還行科道官俾人各以已見上聞俱不許引郊禮制宜故意違阻朝廷自有處置 癸酉陞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朱廷聲為刑部右侍郎 陞江西布政使司左叅議陳沂為山東布政使司左叅政 先是 上有郊祀之議工部尚書章樞以財用誑之為憂疏乞休致因言臣幸



蒙 聖恩不次超擢雖鞠躬盡瘁死生以之不足言報第  
久嬰疾病恐致曠官乞放臣歸以警不職疏上 上覽之  
不悅曰極疏既云死生以之胡又沽名求去非愛身而何  
極惶恐上疏待罪下吏部議尚書方獻夫等言極志在惜  
費心本為公於人臣將順之義固有為卑而一念芥曝之  
忱似有可取用否去留惟 上裁之 上以部議為兩可  
仍令定擬以聞于是獻夫等復言拯自性朴愚執論太過  
懇求退避累贖 聖聰罪實難辭荷蒙 聖恩屢下臣等  
者議蓋慎重於進退之間以全優禮之意真天覆地載之  
德也但進退大臣實非臣等所敢擅擬 上覽奏滋不悅

曰章拯不准致仕朕屢有旨命擬奏自合參究胡乃以優  
禮為言姑不究 命都督僉事卜雲僉書左軍都督府事  
乙亥總制陝西三邊兵部尚書王瓊奏明我結好春秋  
所惡也先年都御史彭澤納帛土魯番贖取哈密城印一  
時諸臣翕然和之獨御史馮時雍言番夷不聞納款乃遣  
使講好以開谿壑之欲恐後來變故難以遂覩奏請不報  
後果大啟夷釁兵連者數年役民非時春秋所機也先年  
都御史張文錦修築五堡移兵戍守一時諸臣亦翕然和  
之獨御史王官言當此財力困竭之時大興工役適足自  
救宜候豐年圖之奏格不行後果激成大變夫二臣之言



既不見采納於當時及事敗後又不蒙曲突徙薪之報乃反遭屈抑時雍淹滯仕途官被誣為民乞勅吏部查勘二臣別無罪犯特賜起用以勵庶官章下所司 刑科給事中趙廷瑞等言 陛下臨朝慷慨願治而臣僚頹習為怠玩有奉上緊字樣詔旨延至數月未覆者有司中送道互相推調不收問者有勘問未終輒調司改道者有託以逮繫未至故為延緩者有在外撫按勘奏事情及轉詳等項經久不回覆奏致使奏辯相踵未得正法者及在外撫按等官奉有部院咨劄事涉難處側延推停閣以須交代致有經數年不報者凡此非徇情則避怨致使無辜淹繫奸

究得計此古所以有虧令留令之法也乞特賜申飭以懲不恪以振法紀疏下都察院議覆請行府部等衙門查照嘉靖三年欵奉 聖旨便看了來說者覆奏不過三日看了來說者不過五日若事干隔別衙門當行查者不過半月其餘但有上緊事樣傳奉事理及干涉權奸重事并撫按奏報轉詳等項勘問覆奏俱要剋期毋得推調延緩違者罪之仍將歷年咨劄通行查出催行完報報可 丁丑長陵等陵 神宮監太監楊賓奏乞將各陵園等戶盡復其家戶部覆言陵園等戶供役輕省豪民避重就輕每多投充民力坐此重困故 先朝斟酌損益載在會典每戶連



本身止免三丁况今差占庫夫柴夫等役繁多如繫籍陵園者全戶優免則遺下差役必更加派小民恐致負累流徙宜令有司止優免如會典例 上從部議 己卯原任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桂萼至京命照舊辦事 大學士翟鑾再疏乞終養不允 陝西寨平等族番人咂額等來朝貢方物給賞如例 庚辰陞雲南左布政使凌相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地方 壬午六部都察院奉旨議上恤災事宜謂今日之勢主澤未嘗不宣王綱未嘗不振然而悠悠歲年罔收尺寸則以法令不一人懷苟且條章瑣細政在彌文之過也臣等今

茲奉詔會議不敢別求新異眩惑聽聞惟在申勵群工講行舊法伏望嚴勅諸司示以必行期臻實效則仁心所覆可不終朝而達四海矣一生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而守令激勸又係撫按之舉劾顧因循日久綜核久嚴遂致有司偷惰而吏緣為奸請申飭各撫按督率守巡等官勤於巡歷訪求民瘼稽查吏弊多方區處設法賑濟務在同心戮力共濟時艱守巡有司果有勤於職務及賑濟有方者奏保超擢其貪暴怠玩者叅問撫按官舉劾不實者巡撫許科道官糾劾治罪巡按從都察院考察罷黜又各處有司不拘出身資格但有治行卓異者每省各薦其尤二三



人或四五人以備不次擢用一郡縣置倉名曰預備正所以廣蓄積救饑荒也節經本部題准事例累次申明而各官因循玩法視為文具甚至倉廩盡廢蓄積全無一遇饑荒輒請內帑宜勅各撫按官督屬修造倉廩多方措置凡所司一應無碍官錢俱令盡數糴穀收貯以備凶歉旌擢降罰事宜遵照弘治三年例行其賑濟事宜查照近日魚事林希元所奏行若撫按官督率無效糾舉失真聽兩京科道官指實叅奏一弭災之術莫先省禱故周禮水旱癘疫必遍索鬼神以祭今各處人民相食災異頻仍請令欽天監擇日 皇上于內庭躬親露告通行在京文武官員

一體修省在外差官齋捧香帛前去被災地方令巡撫都御史于彼中應祀神祇竭誠致祭一邊方真正功次及陣亡死事者或以無力不得上達及得上達陞賞者又多買賣占奪情弊人心不平亦能召戾致災請行各邊巡按御史將節年未報功次依限勘明送部查議陞賞其陣亡應錄廕者議奏定奪若各官勘報過期該部會同都察院叅究一嘉靖七年八年各處災傷已下明詔博施賑恤但所司不能宣布德意致貧民未霑實惠宜速行各撫按官督屬將詔旨蠲免帶徵錢糧物料的數多出告示明白開列使細民悉知勿為奸人所誑若所司奉行不力應免復徵



即逮問罷黜守巡官不行用心巡督聽撫按劾治至于工部額辦歲辦題派坐派一應料價除惜薪司柴炭光祿寺器皿承運庫段足司設監蓆草巾帽局物料係上用不可缺者外其餘宜曲為寬恤但欲停徵于天下必先停催于內府今嘉靖八年以前各該監局供應已完年分已過但係召商未納物料聽本部追回批文俱且停免通行天下司府委在小民拖欠者即與停徵若經收在官者截數起解經收領解人役侵欺者嚴限追併自今遇有解到本色轉送監局准作嘉靖九年以後之數其九年該派者量為減免一救荒恤民之術勅諭大畧已備猶欲臣等多方

計畫應時條奏除科道官該都察院通行欽遵外凡在廷臣工有留心世故通達正體者俱許遵照勅諭各言本處地方民間利病應作何處置明白指陳臣等愚見亦當以次上聞併科道官俱限一月內具奏俟衆論僉同然後斟酌時宜舉其綱要奏入上曰朕因近年災變頻仍小民困敝每反躬自省夙夜不遑茲開具急切事宜令卿等咨議會奏施行今覽所奏無非申明舊例意在推行以盡救災恤民之道朕思應天以實不以文且如重守令之旨屢下而薦劾黜陟之典不明廣儲蓄之法悉存而備荒賑貸之政不舉凡應祭神祇皆所以為民禦災捍患者多有



有慢神而虐民陣亡軍士皆所以為國死事者多有泯功而冒賞雖累有欵恤蠲貸之命而誣枉者不悛派辦者不止至名為激濁揚清實多挾仇報德如此之類難以悉舉依擬通行內外各衙門一體遵奉舊例痛加修省着實舉行敢有虛應故事者决不輕貸仍照勅諭各陳本處地方緊關利病俱限一箇月以裡具奏不許挾帶私情浮泛塞白其致禱應祭神祇該部便查災變重大地方遣太常寺屬官齎香帛前去行禮 戶部會官議覆侍郎張璉總制王瓊及給事中張潤身陳侃所上各錢糧事宜疏曰宣大六鎮往年坐派歲供自足充用如延綏一鎮租稅延安通負至四十萬餘石邊儲安得不乏近從鎮總等官請已二次發銀十三萬兩接濟及議將嘉靖九年稅糧量派附近州縣運納本色以備凶歉矣今宜再發銀二萬兩遣官運送為加添折色之數然租稅逋負軍餉匱乏所在有之不獨延安一府延綏一鎮為然若不嚴立法程將來何所紀極夫 祖宗足食禦戎之策至為詳備若使一一奉行歲用豈止匱乏此萬世經常之計也至於時有大歉賑恤不敷虜或犯邊供餉告急撫臣奏聞量發內帑此則一時制度之宜也守經行權處常應變經久之圖實不在此請行各邊撫按官嚴督府屬加意邊儲凡荒蕪田地多方設法



開墾或給牛種暫免糧差或濬疏溝渠以備旱澇每年該徵民屯稅糧依限責差經收人負各赴原定倉口上納一應贓罰紙價俱糴穀上倉以備凶歉其有荒蕪侵盜等弊各如律例從重問遣各府管糧并州縣掌印官任內錢糧不完照例不准給由推用有盡心所實者聽撫按旌舉量加陞獎若虜寇犯邊時值大歉戶部奏請發銀接濟事寧停止使經權不悖常變可行其宣府民運原係舊規嘉靖六年廷臣會議帶運今給事中張潤身等題稱欲便糴買宜照舊令大戶赴遼東宣府交納其整理宣大二鎮客兵糧餉以萬人為率一人一馬日計銀一錢每月該銀三萬

兩每年三箇月共銀九萬兩二鎮三年共該銀五十四萬兩今已發銀監四十萬兩約足二年支用乞命侍郎張璉將見在銀監照數糴買完足候收成實每鎮復各發銀七萬兩以足三年之數其陝西禦虜糧餉按防禦套虜多在八月以後十月以前而動調人馬亦以三箇月為期今稱動調三萬人則每月該銀九萬兩七八箇月則該銀七十二萬兩即今各處災荒催解未至請于太倉銀庫先發十萬兩運送都御史劉天和專備客兵支用如虜勢重大動調人馬數多候總制官量力度時具奏定奪臣等又議得我朝天下衛所設立屯田而六鎮尤為緊要邇來武備



漸弛夷虜深入拋荒大半故軍需不敷夫屯田不廣則戢守無資武備不收則屯種廢業糧賞不時剝削不禁則軍士日困而屯種益難乞勅鎮巡將領等官持秉公廉申嚴號令遠烽堠精器械時軍餉禁科害斯屯田可復興矣天下設立鹽場召商開中而淮浙等處尤為急務邇來災傷踵至本色價高加以私販盛行斗頭未減科罰勸借稱掣遲留以此商人不樂開中夫私販不戢則官鹽愈滯斗頭不減則價色益高科罰不戒稱掣不動則商人陪費而坐守益困乞勅各巡撫巡鹽等官申明律例力禁私鹽量減斗頭止令上納本色芻糧此外不許分毫科索支鹽出場隨到隨掣勿令久候斯鹽法可復通矣又陝西八府稅糧專供延寧甘肅三鎮并固原等處軍餉舊規俱民運本色後因道路險遠改徵折銀如近日延綏凶荒有銀無米莫濟實用請行陝西撫按官會同三司等官從長集議或論時歲之豐凶或分地理之遠近或計腳價之多寡或本折各半或六分本色四分析色或七分本色三分析色或附近州縣年豐米賤聽其自便全運本色不必拘以折銀此亦足邊之一策也議入上曰茲會議足國經常事宜朕已具悉其復民運急屯種通鹽利俱依擬行各該撫按司府官查酌施行大同糧草令張連照見在銀鹽糴買完足



具奏回京待收成日再處其延綏等處地方災變非常仍作速議處具奏以副朕恤民之意兵科都給事中張潤身等初奏漕運總兵官楊宏奸貪衰老乞賜罷斥復論孫堪遷轉太速李光榮求陞任章下兵部謂宏兩經論劾似難留用堪係忠臣子才器可稱光榮屢經撫按論薦故本部從公推舉非有私也詔宏閑住堪光榮姑依擬用以後不許驟行遷轉 癸未命大學士張璉等尚書方獻夫等恭詣南郊覆視建立 園丘處所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如圭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兼理賑濟先是延綏巡撫缺已推左布政使胡忠有成命矣御史王議言忠非應變材乞行改任都給事中夏言因言 皇上憂憫元元發帑賑貸但所司往往虛費惠不下究臣聞延綏都御史舊止管該鎮軍馬權力甚輕一應錢糧俱仰給陝西巡撫處置坐是畧無儲備故狼狽至此乞特勅廷臣一人齎幣金赴該鎮設法和糴務濟時艱因薦如圭有經濟才可用吏部請即令如圭巡撫以一事權兵部覆請兼理延慶二府有司民事詔悉從之 初 獻皇帝遷安陸州社稷壇于府第春秋率有司官致祭後 上登極罷之至是 上諭禮部興府社稷壇仍令致祭尚書李時等因言舊邸嚴密有司出入不便請仍州治舊壇令所司修葺以時行禮從



之 賜衍聖公孔聞詔生母江氏祭葬從其請也 以災  
傷停徵山東濟南等府利津等州縣皮張金箔等料 甲  
申晉王知洋奏宗室多犯法有輒赴有司及違例奏擾者  
乞 賜勅約束禮部請申明前例諸宗室擅詣闕下上疏  
者本部行彼處撫按官備查奏告事情曾否啟王知會如  
係府僚刁勅則罪其長史等官其奏告事情仍行類奏定  
奪若果未具啟挾強逞詐者許啟王叅奏分別輕重戒責  
禁錮之事干夫人郡君則罪及將軍儀賓報可 兵部會  
吏部議上土官罷職條例請通行各鎮巡官轉行土官衙門  
將見在子孫盡數開報務見某人年若干歲係某氏所生  
應該承襲某人年若干歲係某氏所生係以次土舍未生  
子者候有子造報願報弟姪若女者聽以後應襲之人告罷  
再行司府覆勘無碍方許奏請除雜職婦女照舊就彼罷  
督外其餘連人保送赴部罷督若有違碍即與辯明儻各  
官避嫌推調踰一年者即住俸限完雖有陞遷等項務待  
事畢方許離任保送之時若有緊急軍情已奉調遣難以  
擅離及先人有功嗣子幼弱未可遠出者鎮巡官酌議奏  
請候有成命行令冠帶管事及地方寧息年歲長成仍保  
送赴京罷督如例其他納穀故政一切禁革仍請纂入續  
修會典著為令詔可 時有上書請祀高禩者禮部議于



宮中震方澤地建壇歲仲春 上率后妃祀 帝以高禘配 上以舉行不便罷之 戶部言各馬牛羊房首畜地

土并 仁壽清寧未央三宮官地銀兩與起用京邊錢糧事體相同請行巡撫都御史及屯田御史嚴督府州縣掌印管糧等官將勘過召佃見耕成熟地土定擬上中下等則如徵收稅糧例限俱于十二月終完足解部類進各宮及送太倉銀庫其四大營草場地土銀兩先將應徵數目解納候清查項畝明白及各勲戚應入官莊田并鷹房地土俱候造冊至日一體徵解其違限官員即住俸降級如例招如議行 丙戌以京師風霾遣禮部尚書李時祭

天壽山之神

戶部奉旨再議上延綏地方賑恤事宜謂延

綏荒歉異常

上屢諭諸臣請先後發銀共一十五萬兩

內帑所出似不為少矣及查都御史寇天敘奏開延安府屬見在倉糧共三萬九千餘石在庫無碍官銀五千九百餘兩原擬自嘉靖九年正月起賑至四月止通計止欠銀七千餘兩又訪聞山西保德等處每銀一錢止糴粗米六升尤恐糴買緩不及事請收前銀八萬兩內以三萬兩徑解巡撫都御史劉天和交收相兼延安府屬預備倉糧賑濟支用及補借供邊錢糧倘更不敷許將開納事例銀兩支用其餘五萬兩并令會議發二萬兩及太倉銀庫再支



一萬兩共銀八萬兩差官運送新任都御史李如圭督屬分投糴買糧草或從宜折放官軍月糧查審及貧軍民驗口賑濟詔如議行 南京江西道御史鄧文憲言邇者郊祀親蚕之議都給事中夏言未必是而詹事霍韜未必非陛下賞言而罪韜是獎諛而惡直也宜察韜之心容其戇而赦其罪且言天地分祀則是置父母于異處郊外親蚕則是失內外之防閑更乞酌議裁定 上謂此事已處分責文憲附和狂邪奏擾摘降邊方雜職 御史熊爵言 陛下踐祚以來災異迭見臣伏思之凡臣下僭擅刑罰失中風俗侈靡言路榛塞蠹政幸位賢招遭斥更政亂法啟釁

用兵俱足以召災致沴 陛下誠虛心垂省九年之中有一于此否乎其或神奸大惡有在臣列者思以除之讒諂巧佞有亂聰明者思以斥之庸惡陋劣有濫厚祿者思以出之雄狠暴戾有殃赤子者思以去之尤願勅下群臣滌心思過勿啣正言勿報怨引咎自歸勉修職業開誠以俾九重之聰明安靜以養 朝廷之元氣此修省之實也 疏下所司 丁亥禮部以蚕事告成請行治繭禮令蚕宮令於蚕婦中選能練絲及能織者各十人欽天監預定蚕絲吉日先期蚕宮令送織婦入織堂應用練絲及織造器具工部造用至期 皇上出宮警蹕侍從如常儀至織堂命內



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禮畢遂布于織婦以終其事其所  
繅完蚕絲就令織婦于織堂量織堪用絹幣完日蚕宮令  
徑送尚衣織染等監局具奏製造祭服詔如議仍命查犒  
賞蚕婦例以聞 陞貴州按察使王浚為河南左布政使  
雲南布政使司右叅政唐胄為本司右布政使福建延平  
府同知吳彥為廣東按察使僉事 詔原詹事霍韜罪令  
罰贖還職韜奏臣向議 郊祀不能上體 聖心妄設狂  
詞下滋眾惑揆之典法殛戮是宜幸蒙 聖恩諒臣蠢拙  
赦臣狂率俾得苟全視息幸保祿位臣捫心揣分莫知云  
報臣今日工畢宜明日謝恩謹先陳情待罪伏惟普垂兩

露曲賜保全臣即洗心礪行圖贖往愆畢力輸忠仰酬洪  
造 上曰覽爾奏能省改前過願自效忠着照舊供職  
戊子以修理南京 太廟命魏國公徐鵬舉尚書何詔祭  
告復同太監呂憲南和伯方壽祥提督給事中何祉御史  
司馬泰監督 給事中陳侃言近畿甸荒歉真定諸屬邑  
至有人相食者知府喻茂堅疏乞給賑謂歲度虧儲請頒  
內帑戶部覆其所報倉庫歲籍糧至三十萬四千有奇銀  
至一萬七千有奇銅錢至四十一萬有奇檄令通融賑濟  
乃御史蔣賜則諉于朝覲時所報都御史錢如京又以節  
年給賑數為解然該府所上部籍是八年二月則賜與如



京之說皆不足據也且茂堅昨歲入覲聞陝西告饑尚欲  
輓真定粟以濟邊塞今乃坐視部民轉溝壑而不恤非情  
也請遣風力司屬一人往核之果倉庫有儲宜正茂堅棄  
民之罪如其無也則以虛籍上報亦何以逃于欺罔之誅  
乎于是部覆請仍行撫按官清查從之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十二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十三

嘉靖九年五月庚寅朔錦衣衛帶俸指揮沈傳再乞改給  
莊田上不許責傳貪求不知止足自今請乞如傳者罪  
之 辛卯陞雲南按察司副使戴書為貴州按察使貴州  
黎平府知府祝壽為雲南布政使司右叅政 遣官祭告  
各被災地方山岳海瀆之神 癸巳詔逮問太監韋霽革  
錦衣衛百戶韋進賢等職進賢本降虜冒霽姓恃霽暴橫  
以債准折平江伯產千金以上事發刑部按進賢罪如律  
并請坐霽從之 甲午陝西道御史郭登庸言榆林各衛  
所官占種屯田私役軍卒扣減糧廩大為奸利而級納武



官為尤甚故今軍士一遭凶年死者枕藉請重貪官之罰  
罷入粟之例則宿害可革災變可弭 上深然之命都察  
院通行各撫按官榜諭禁革 乙未以郊壇興工 上躬  
祭告于 上帝及 宗廟 陞雲南按察司僉事邵煉為  
本省副使整飭臨安兵備廣東按察司僉事吳廷翰為浙  
江布政司右叅議 丙申 孝宗敬皇帝忌辰 奉先殿  
行祭禮遣定國公徐延德祭 泰陵 丁酉總督倉場戶  
部尚書李瓚乞致仕許之 戶科給事中王聘言農桑衣  
食之本王業之端宜令天下郡縣各置一官專理農桑事  
仍勅巡撫及二司官以時巡省部覆得旨治農官不必添

設惟令撫按各行所屬委官管理務順民情毋有所擾  
山西巡監御史王宣薦舉所屬官至五十二人都察院右  
都御史汪鋹劾宣薦舉泛濫言今邊儲缺乏不畫一籌延  
緩大饑不及一語而故違明詔猥自私恩宜斥宣以肅風  
紀得旨宣革職閑住所舉官仍行巡按御史覈實賢否以  
聞 戊戌建州女直都督兀乞納等百十九人入貢宴賚  
如例 原任右副都御史張文錦父政以其子守安慶功  
及死亂軍寃狀乞祭塋贈廕下禮部議言父錦前在安慶  
捍禦逆濠以成江西之捷其巡撫大同雖稍失策身罹慘  
禍情實可憫宜量給卹典以為任事者勸 上曰文錦行



事乖迷致生禍孽激變之罪雖死莫贖不當復濫予恩典  
自今事有類此者爾等宜覈實叅奏不得徇情題覆 已  
交大理寺左少卿史道言近日人心大率皆為顧忌所壞  
蔭寵熟軟務為虛文臣惟轉移人心其要有六定萬世之  
是非別人品之忠邪廣朝廷之威德決政務之緩急公賞  
罰之大法重生殺之大刑而是六者倡率之機又自左右  
大臣始大臣懷疑畏罪欲不顧忌不可得也願 陛下信  
任大臣令其展布四體務以忠誠體國率先群工庶幾論  
人者不以億度想像沮壞正人君子之心任事者不以避  
怨遠嫌坐視國家紀綱之廢 上納其言 成國公朱鳳

既罷爵請復故所業清苑縣庄田之入官者科臣奏其恣  
擾 上責切鳳令法司逮其家人罪之 工部尚書章拯  
等言興工次第莫先 園丘而方丘及東西二壇次之先  
蚕壇又次之今見財不足請先事 園丘餘以次漸舉從  
之 庚子先是羽林衛指揮使劉永昌劾奏右都督桂勇  
兵柄太重人心生疑勢之不安者有八勇久領巡捕精兵  
日夜分布不為置付二一也提督東廳精兵益重二也其  
麾下為守備于近畿者甚多三也京師十八衛及諸邊關  
皆隸後府四也累荐大小將臣五也舉所屬指揮典親兵  
禁兵六也與大學士桂萼同族居位太甚七也素姦諂得



上下心八也願 皇上稍裁抑之以善其終又以勇由尚書李承勛推用并詆承勛欺君誤國萼具言與勇非同族而承勛亦言永昌求掌印不得故挾私誣奏並求去 上屢降旨慰留之勇亦內不自安乞解兵柄 上聽勇辭東廳提督操練餘如故永昌又劾奏御史廖自顯擅笞指揮胡麟等非制自顯自以職在巡視禁軍軍多缺伍法宜責禁問因據例奏辯事并下刑部部臣請宥自顯 上以軍職官非奏請不得擅自加刑自顯雖奉例行事而用法酷霄又先事奏擾罪不可宥詔逮問之 辛丑 仁宗昭皇帝忌辰 奉先殿行祭禮遣王田伯蔣榮祭 獻陵 詔

武定侯郭勛僉書中軍都督府事勛既退閒 上恒念之

故有是命勛疏辭不允 壬寅時劇賊李繼祖聚眾百十

人流劫湖廣上津陝西洵陽山陽間兵備副使文明都指

揮王言率兵捕斬甚眾事聞詔旌獎明言令益督兵勦賊

巡按陝西御史王儀劾奏故都御史蕭淮巡撫延綏時任

用指揮房梁等大為奸利乾沒官錢盜引贓罰數千使生

享榮秩死逃國憲請下新任巡按御史朱觀窮治疏上會

總制王瓊方上淮功 上以瓊儀舉劾互異下巡撫都御

史查勘 以 四郊興工勅武定侯郭勛宣城伯衛鎮大

學士張璁知建造事總督工程禮部尚書李時同知建造



事督視規制工部左侍郎蔣瑤提督工程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鉉吏科都給事中夏言監視巡察工程鐔兼管領官軍 癸卯孫家渡河隄成命加工部右侍郎潘希魯正二品俸級總理河道如故賞巡按御史胡效才等各紵絲衣一襲 會都督僉事楊銳統總官兵僉運糧儲鎮守淮安地方 乙巳總制陝西三邊尚書王瓊總兵官張鳳上叅將王効功狀言効于神木境外及乃山溝斬虜首三十級虜剽劫去會神木縣人薛添祿詣闕言効橫挑胡虜匿所亡失不以聞而掩殺非罪朦朧功報得旨令撫按覈實以聞 丁未指揮劉永昌又訐奏兵部武選司郎中盧襄大理寺評事龔治中書舍人陳貫刑部山東司郎中張經陰事因指科道懷私不言為曠職吏部尚書方獻夫等言國家進退人材糾劾廉察付之部院科道 祖宗以來無敢出位妄言干權亂政者且五品以下司屬例不劾糾永昌又武弁非有言責乃假以建言陰圖報怨紊亂朝綱侵凌官守此風不禁則邪黨效尤動為飛語以中傷善類臣功憂讒畏諂孰敢為 陛下當事任怨執臣請下永昌法司以戒將來 上曰此事待問明朝廷自有審處獻夫遂因此引疾求退 上慰留之 迎翠殿南織堂成 御史盧

問之條陳選將練兵足食事宜大畧言因謀臣宿將屢經



戰陳善識風雲者多以坐事廢閑而領軍應敵乃責之少不更事之人緩急不足賴宜擇武臣老于邊務曾立軍功者酌議奏用今之兵列名尺籍數非不多然而不精臣頗聞其中強有力者多充將官私役或納辦投閒或縱使營殖有終身不經戰陣者宜申明禁例嚴法稽覈今邊儲歲費億萬計而邊臣不以積貯為急重以奸商包納自利客兵詭數冒支耗損尤甚宜酌量出納及時糴買貯之要地以待徵調事下戶兵二部覆議如御史言詔允行之 戊申陞南京四川道御史孟易為陝西布政司右叅議刑部廣東司員外張邦教為陝西按察司僉事 戶部覆給事

中董進第條奏三事一言多賑不如停宿徵州縣宿逋奉詔停徵者有司輒復催徵或數加清查為擾滋甚請將量徵量免者明開分数毋令帶徵庶民得沾實惠一言屢蠲不如處額派各處錢糧除免軍起運存留之外或有支剩多餘之數謂之餘米多被糧里大戶侵拖官府不得實用宜行各該撫按嚴督所司逐一查出或作預備倉糧或補拋荒糧額一言清湖池之利湖池正課非遇水旱利輒數倍獎多侵漁請設專官提督以禁奸或委官開放以收利使正課充足而餘利可以積穀備賑詔如議行 掌中府事提督五軍營保定侯梁永福以貪污不法為巡視京營科



道魏良弼等所劾詔革永福任仍逮問黨惡李其等已  
酉召致仕戶部左侍郎王軌以原職總督倉場先是廷  
臣再推僉都御史吏科都給事中夏言與焉上意未之  
決也御史熊爵言言資望猶淺不當獵陛又言薦李如圭  
不宜即代其處且郊祀親蚕之禮言雖嘗建議已加服  
色不宜驟至尊顯以啓獻諛干進之門又引先朝張綏  
事謂綏附阿逆瑾遂以吏部郎中陞僉都御史數月至冢  
宰又數月寘極刑陛下不宜以綏待言言亦豈肯以綏  
自待是時上已命廷臣別推爵疏後入上切責爵慰  
諭言令勿辯言內不平乃謂爵不宜指臣議禮為獻諛干

進又不當以綏事擬臣奏辯甚力

上慰諭言如初而以

張綏事詰問爵竟以言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協以院事  
言以郊壇闕工未畢又嫌于奪李如圭而處其位固辭不

拜上深褒美言從其請乃命加四品俸爵亦具疏謝罪

上意解賞爵罪停俸半年

給事中孫應奎以延綏大饑請

令富人安業如故貧病老弱不能徙者官給之粟其他有  
馬官軍整徙他郡就食入秋更還本鎮戶部以為便詔巡  
撫官議處徙置官軍勿誤邊備其賑濟事宜從實舉行無  
令失所巡按直隸御史傅炯言直隸河間十州縣及山  
東東昌諸府瀕河之地水勢壅決不常舊田淹沒者不為



除稅而河壩新墾者輒復起科是地日益遷而糧日益重也請通融勘處以新田予民補灘地之數計地徵糧庶免重困部覆從之 庚戌鎮守雲南右少監劉福安赴任奏以家人十五名自從兵科都給事中張潤身以非例劾奏其罪詔降福安三級別遣人代之家人皆下法司逮問 辛亥以坐營都指揮僉事劉淮充鎮守遼東總兵官 掌都察院事右都御史汪鋈請以四月十一日勅諭刊行天下俾內外百官咸知道守從之 壬子戶部覆御史熊爵奏一請申明預備倉之法令有司多積穀以時賑濟使中下貧民得沾實惠因核有司勤惰以為出陟一請令撫按

官具奏災傷勿待報至先委官勘核輕重蠲除存留稅糧有差勿得稽緩一請令軍民各崇儉約貴穀菽不得侈張宴會糜費麩孽犯者罪之其麩酒權稅惟依舊制 上從

其議 以鎮守薊州總兵官都督僉事張輓提督操練聽

征兵馬 甲寅戶科給事中田秋言勲戚俸入俱以千百

石計今常祿之外濫求恩澤莊田遍于畿甸宜令入田于官量給太倉銀以准其利又因其爵秩之高下議為莊田多寡之式求討過多者通行削奪可稍寬山東河南京運糧草之稅以助邊儲且自江以此淮揚充濟之地皆濱湖海而督亢膏腴聞于戰國宜募江南水工作溝澮圩堤以



時溉種數年之後可令倉庾充溢饑荒有救昔漢有勸農  
賑貸之令故海內殷富宜令撫按循行考課別其勸農勤  
惰以為舉換及察民務本力穡者厚獎勸之令內外收贖  
罪罰開中引鹽皆入粟并舉義倉屯田之制則國計可充  
又成周荒政有舍禁利民之法今林藪湖蕩坑冶池濠皆  
自然之利貧民所資焉者也而為王府所奏討及鎮守總  
兵太監所專擅宜皆還官以假貧民或令有司筦權以備  
賑濟事下部覆 上頗采用之 鎮守廣西思田副總兵  
張祐所部兵破封川石硯鷄峒等巢徭賊斬獲二百一人  
左叅將張經破潯州斷藤峽斬首一百七十級副總兵李

璋破永福靈川七都板塘等巢斬首六十二級右叅將沈  
希儀破象州武宣融縣古雍梅果等巢斬首一百一十一  
級俘獲賊衆及所鹵掠稱是其他村寨皆聽撫治于是徭  
僮稍平提督侍郎林富及總鎮太監張賜鎮守總兵官仇  
鸞各言功狀 上嘉富及賜鸞勤勞各賞銀十兩紵絲一  
襲仍下御史覈實以聞 詔清查內府各監局匠役 乙  
卯光祿寺卿黃宗明以災傷請盡除光祿寺錢糧耗銀以  
在庫餘銀當買辦之費部覆從之 召巡撫四川右僉都  
御史唐鳳儀回院管事 戶部言今鈔關出納官銀大為  
奸利宜擇所在府州縣廉能佐貳一人聽主事督同秤收送



府州縣貯庫積至千兩仍同傾煎季終類解本部又令各置簿籍登記日放船料之數主事及委官各掌其一仍付解官費送本部稽考又量丈舡隻率多以私意高下且令主事驗實收料如舊例其尺寸奇零悉指以予民又山東臨清杭州北新二關皆兼收商稅宜令商人各以實報照例徵銀給帖不得投托舖戶且主事差滿輒去蠹弊萌生自今宜令得代方行未代不許離任其公解諸費著為定則于舡料中取支不得倚辦州縣書手門皂庫役皆從州縣均徭撥用役滿更代如常至於奸民招接船戶侵剋料銀為商害者宜懲以重法凡諸禁革事宜即行諸鈔關遵

守詔如議行

南京左軍都督府掌府事懷柔伯施瓚卒

詔賜祭葬如例

趙府臨漳王厚烜薨賜謚曰康端

巡

按兩廣御史楊紹芳言廣西徭僮劫掠軍民困敝積逋軍器料銀數歲無可徵派請量減三年團造四季之數歲造一季其軍三料銀于解京缺官紮薪銀扣支民七料銀于軍餉盈利中扣貯二百金其不足者乃徵之州縣工部請從其議報可 丙辰初弘治中壽王封保寧詔賜萬縣抽分鹽銀之半以代莊田已而徙封德安復益以岐王遺地及是四川撫按唐鳳儀等言該省庫藏單竭而蜀府將軍以下冠服不辦請留萬縣鹽銀以備供億戶部覆請詔從



御史張景華言天下有司不諳律例濫受民詞株連  
蔓引訟或至數歲不決刑罰不中上干和氣御史熊爵亦  
言今小民或以誑誤觸法或連引坐繫或官吏失入豪猾  
煨燂數歲之後有司即知其枉莫肯為理甚則殺人以媚  
人生者抱恨死者含冤傷和致災莫此為甚事下刑部請  
勅有司務講讀律例聽斷出入不得越法徒流以下亟與  
竟結不得留滯其死罪有冤連逮家屬証佐者奏辯勘問  
無過半年違者論如律 上是之 戊午致仕太子少保  
工部尚書俞琳卒琳由進士授行人遷御史尋選鴻臚寺  
丞少卿歷任禮部右侍郎掌寺事以母憂去位起復為工  
部左右侍郎時虜犯白羊口以琳兼右僉都御史整飭內  
邊武備尋改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歷進令秩致仕賜  
歲夫月米給驛以歸至是卒賜祭葬如例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十四

嘉靖九年六月己未朔詔國子監建敬一亭勅 御製敬

一箴及范氏心箴程子視聽言動箴註于石從祭酒許誥

請也 命永康侯徐源南京協同守備署都督僉事崔文

掌南京前軍都督府事專管操江團營効勇營坐營署都

督同知楊鎮充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總兵官保安守

備指揮使張瑑陞署指揮僉事充宣府遊擊將軍 舊制

團營官馬萬匹每歲春夏之交下場收放入秋回操其錦

衣旗手等衛五軍三千等營上直官馬亦各分置草場每

下場月分草料住支後錦衣等衛上直馬雖不下場而團



營騎操馬猶歲牧如例嘉靖六年武定侯郭勛始以邊警為詞奏免團營馬下場其各營草場量徵租銀充營中公費餘解太僕寺買馬而營馬專仰秣司農矣後邊方稍寧許存留營操馬六千匹聽征餘悉下場又許聽征馬於下場之期不必遠牧各場聽就近牧放月以草料一半給之每十日一赴營聽操從給事中夏言之奏也戶部因言各營草場本以牧馬今聽征馬既不依例牧放其所給草料宜以草場租銀給公費之美者輸太倉以佐之得旨允行未幾兵部又以給事中魏良弼之議言草場散在民間官無專攝所給草料有名無實請仍歸其事于各營計其羨

者總輸太僕寺抵補下場馬軍三箇月該出朋銀之數草料停給既而聽征馬軍多以不給草料為言兵部亦以為非例而戶部又以草場租銀既歸各營京儲無所取給因請量留三千匹聽征餘令一體牧放從之 庚申命武定侯郭勛提督五軍營操練 壬戌陞通政使司左通政宋滄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等處地方 癸亥巡撫山東都御史劉節請于曲阜縣治立四塾十六社各立一塾簡孔氏生員儒士二十人為塾師凡孔顏孟三氏子弟八歲以上俱送塾教習年十五以上提學官試其學業有成者送入三氏學而黜其累試無成者仍立為廩膳增



廣附學名目其廩膳雖無廩餼俱以提學官考定高下收  
補至於應貢收補名第為定如年至五十累考無進者發  
回衣巾終身禮部覆議允行其廩增人數許依州學例各  
三十名 甲子禮部以四郊規制已定請令翰林院將存  
心錄所載樂章祝文量加潤色并撰祈穀樂章祝文及舍  
太常寺選補樂舞生如數教習又國家設協律郎欲其按  
律定聲審音定舞百餘年來 郊廟樂舞率仍舊習按譜  
相傳其職易稱茲遇 聖明建極制作維新宜將該寺協  
律郎先行考選務得精通音律者以典厥事或選之神樂  
觀諸人及令吏部科道官博訪在京職役有如宋胡瑗李

照者具名聞奏因其官品高下授以太常職事以成一代  
盛制詔可 刑部尚書許瓚以災饑應詔條陳四事一禁  
囂訟謂近年民習刁風獄訟繁滋紀綱頽弛請通行內外  
衙門一體禁約一求實情謂近年事多羅職冤濫殊甚如  
人命未嘗明檢屍傷盜賊未嘗追獲真賊枉法嚇騙無過  
贓見證之人姦情私盜無姦取捕獲之迹徒以空言扳附  
遂即誣坐乞於此等獄情時加詰責令其覆訊以伸冤抑  
一明律意謂大明律內一款凡竊盜已行但得財者以一  
主為重併贓論罪又凡誑嚇取人財物及詐欺誑賺局騙  
人財物俱計贓准竊盜論又監臨主守常人盜倉庫錢糧



俱併贓論罪又若知強盜後而分贓計所入贓准竊盜為從論夫併贓者謂合眾贓通筭論罪計贓者謂止計各人入已之贓論罪准者謂與真犯有間律文之權衡非不明也乃法司者多不諳律意頓乖輕重或應計贓者論以併贓或應併贓者又不以一主為重設若有一人真犯竊盜八十貫得杖九十徒二年半之罪若五人共嚇騙得一人五十貫一人三十貫共八十貫之贓人分十六貫計贓論則五人各得十貫以上杖罪併贓論則五人皆得杖九十徒二年半之罪是准竊盜論反重于真犯數倍安得謂之有間此幾于濫矣又如知監守常人盜倉庫錢糧後分贓者緣無正律止坐不應罪名夫竊盜罪止徒杖分其贓猶以盜論盜倉庫錢糧重者抵死分其贓顧反從輕科此幾于縱矣今宜申明律旨計贓者止計入已之贓論併贓者須從一主為重論知監守常人盜倉庫分贓者當以知盜後分贓律坐之庶輕重適中不失制律本意一慎刑禁謂中外問刑衙門一應奏告詞訟不必捕繫株連及婦女人等問刑之期小事三五日大事十日俱與決斷其強盜人命行勘者雖難拘定亦宜以時裁決毋使久繫男子徒罪以上或贓數太多及嬖女重刑脫逃者方許囚禁其餘罪可收贖聽令保外自便即在京奉旨提問若有疾病亦聽



亦召保調治其兩京冬至以後立春以前應枷號者比照  
暄熱欵惜旨意奏聞 上深納其言令都察院大理寺叅  
詳律例議聞 南京兵科給事中何祉條陳九事其一謂  
近日南京大小等營把總投托多端賄賂公行乞令南京  
兵部開具各衛指揮賢能實迹類咨兵部遇有員缺比照  
運糧把總事例疏名上請其二謂南京各衛所軍類八萬  
有奇近者逃亡幾半而內外守備等衙門又役占其殷實  
者各項苦役偏累貧弱乞行南京兵部備查役占軍丁許  
其改正有仍前占恠者聽科道指實叅劾其三謂大明會  
典一款凡各營并操江官軍本部委官一員并行南京科

道官不時點閱近直于開操時會同一點虛應故事乞令  
各官遵照會典明例施行其四謂南京內府各監局人匠  
約七千六百餘人不論有無工作支給月米一遇工興輒  
復募工修造濫冒侵費莫知紀極宜行南京該部備查各  
監局人匠實在逃故之數凡有興作兵工二部各委官一  
員會同該監局官計其工程驗撥人數每月終各監局將  
見在人匠名數及所作工程從實開報其五謂南京各營  
馬匹內外守備及叅贊衙門每日撥辦幾二百匹又有坐  
營等官騎占不等每馬一匹占軍一名輒以有事地方為  
名乞勅該部酌量事宜著為定例兼令各衙門該領馬人



負藉名赴領遇有倒死照依軍人事例一體責追椿銀其  
六謂騎占之馬輒以輪班為名掩其奸弊點閱之際哄然  
畢集散還之後尋之無踪騎占安得其數倒死莫知其由  
宜令自今以後輪班差撥每月一更該部仍給印烙木牌  
一面懸以為驗如騎坐馬匹有烙無牌即係私自騎占許  
諸人首舉叅究其七謂南京各營馬匹太僕寺官或三年  
兩年類行印烙得以互相借點今宜將各營馬匹各用字  
記不使雷同其有買補及印烙年久不明者俱放此行其  
八謂京營騎操馬匹有瘦損倒死者管隊官以一隊為率  
住俸有差第各隊馬數多寡不同請不計隊數抵以馬匹

為率計數定罰其買補馬匹仍以一年或半年為限若一  
年以上買補不完者於各衛馬政官名下住俸追補其九  
謂領馬官軍遇每關支草料私相易買苗遂奸利宜申明  
成化弘治舊例凡把總等官剋減官軍草料者發邊衛立  
功盜賣者發瞭哨買至十石以上者充軍及令五城兵馬  
司各衛巡捕官嚴加緝訪詔所司議行 丙寅刑部尚書  
許瓚引疾求致仕不允 凡京城內外倉場合用草料俱  
坐派北直隸河南山東等處州縣徵編差大戶解赴戶部  
招商上納本色必俟納完方取實收通關給批回籍此定  
制也去秋京師谷價翔貴召商無應者戶部以各倉場所



積草料頗多遂用給事中陳侃議令將各州縣大戶所輸銀兩暫赴太倉銀庫交納給與通關其銀俟秋成草料價平照舊名商易納本色又令以後各處起運內外草場錢穀俱限秋末冬初到部以便召商免大戶守候之苦報可

河南巡撫都御史徐瓚奏獻瑞麥一莖二穗者百本

上嘉獎之賜以銀幣仍以其麥薦之內殿未幾聽選訓導范仲斌以原籍四川巴縣所產瑞麥來獻有一莖五穗者京師人又言瑞禾生于郊由是禮部尚書李時䟽請稱賀

上不許再請許之大學士張璠作嘉禾頌以獻 戊辰戶部奏定查盤邊方錢糧例每三歲一次差官清查如及期而

地方兵荒者暫免差官行各該巡按御史覈實籍報從之

庚午刻 大明集禮書成 上親製序文 陞左給事

中趙漢為工科都給事中右給事中孫應奎田秋曾仲魁

周祚為左給事中魏良弼李仁王聘饒秀戴儒為右給事

中應奎良弼戶科秋仁禮科仲魁秀刑科祚儒工科聘兵

科 辛未大學士桂萼以患病日久奏乞住俸調理 上

曰卿疾宜慎加調理俸不准辭 壬申吏部尚書方獻夫

再䟽乞休致 上仍慰留之 新陞四川右布政使李際

可以疾休詔以原任叅政銜致仕 山東按察司副使張

鵬以疾乞休不待命輒離任詔行原籍巡按官提問 真



定府等處大旱 上命太常寺官持香帛禱于北嶽之神  
是日雨遠近沾<sub>足</sub>守臣以聞 癸酉吏部請令團營醫官辦  
事三年勤謹者授以冠帶再歷三年有勳者授以吏目職  
事永為定例從之 薊鎮管糧郎中康河言本鎮食糧官  
軍四萬二千有奇每年上半年給本色下半年給折色其  
折色每石銀四錢五分此舊制也後因本色不足部議該  
支本色月分偶遇無糧每石折銀六錢五分其折色月分  
仍舊蓋以春夏米貴秋冬米賤故調停其間第近來各處  
解運愆期或上半年應放本色月分倉無儲粟則增銀以  
放折色總計六箇月共增銀四萬二千餘兩或下半年該  
支折色月分庫無儲糶反將本色糧米一石止抵銀四錢  
五分放支顛倒費用良為可惜即今七月以後該放折色  
而本鎮見在庫銀止一萬二千餘兩不足一月之用及查  
山東河南等處每歲坐派本鎮遮洋海運本色糧一十萬  
石折色銀一十萬四千餘兩原四五月間銀米一併解納  
緣本色有監兌主事及期督運其折色往往稽遲如去歲  
河南延至九月山東至十二月可鑒也乞勅該部咨行各  
巡撫嚴督所屬於本鎮折色銀兩務及七月以裏悉數輸  
解以後年分責令續差監兌主事無分本折一併督催起  
運方許還京庶使本鎮得以依期給放不至顛倒本折則



一歲可省銀四萬二千餘兩其於國計不為無補跡下戶部請悉如河議報可 甲戌陞禮部精膳司郎中潘潢為江西按察司副使提調學校 乙亥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鉉叅陝西巡茶御史陳情薦舉冗濫背違明旨且陝西按察司姚文淵駐跡著聞亦復褒舉請如近日御史王宣例罷免以為將來者戒詔革情職文淵令吏部訪實奏聞尋亦黜之 遼東巡撫副都御史成文與管糧郎中李騰霄因放支軍糧相抵文疏論之詔取騰霄回京仍令戶部查核以聞 錄巡撫甘肅左副都御史唐澤子世橋為國子生 是時應天巡按御史葉竒差滿回京違限以母老過

家為詞詔姑貸之令都察院嚴禁以後差回御史枉道過家者 丙子陞福建布政使司右叅政侯位為四川右布政使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鄭光琬為山東按察司副使 廣東按察司僉事劉喬為本司副使 吏科都給事中夏

言奏六科額設給事中五十八員 祖宗以來額員俱備

嗣後乃有不必盡補之旨然遇都左右給事中缺五員以上則必陞補給事中缺十五六員以上則必選補亦著為例今六科在任官止二十一員除都左右給事中之外惟給事中四員常行公務日不暇給恐非朝廷設官定員初意臣考 祖宗舊規凡給事中有缺止于進士內年三十



以上者選補弘治間始以行人博士兼選正德間始以在外推官知縣兼選正德末年乃始盡廢進士考選之例

陛下登極詔令悉復舊例間嘗一行旋復廢格蓋由廟堂大臣陰為沮止輒以未經世故為言夫古之人固有未嘗徒勞州縣而以經綸素具又有致身台輔而功名反損於治郡者人品才器自有定價不可一律拘也况朝廷之設言官意各有在當取其風裁不當取其德量當取其慇直不當取其踈通當取其有廊廟圭璋之度不當取其簿書米鹽之能司馬光曰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臣以為當以光言為取人之則用人言求建官之體若徒以老成諳練為言是不過欲得脂韋媵阿愛身固祿之流利其不為己害而已又其甚者植一二不肖以為私人資其爪牙搏噬善類此則大臣之所為利而非國家之福也乞勅吏部遵舊制破私臆將見在各衙門辦事進士及歷俸二年之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縣三年考滿到部者從公考選以補六科員缺其在外三年考滿知縣如果才堪臺諫許與推官一体行取以備急缺風憲之用庶選取之徒既廣而言路不患於缺人矣章下吏部議覆六科言責所係務在得人是以累

朝推擇未嘗補數且今行人博士及辦事進士員數不多



請先補科額之半餘俟取諸推官知縣之有年闕者得旨從之 鎮守雲南黔國公沐紹勛以有清查勲戚田土之命具奏乞免查初 上以紹勛世守邊陲優詔許之 戶部尚書梁材等執奏曰 聖明御極首納輔臣之言特詔清查勲戚田土蓋欲正王法恤民窮厚國本也紹勛世膺厚祿正宜首先將順却乃設詞規避抗違明旨今荷 聖慈免其查勘令所關漸不可長宜遵照先旨按籍清查上曰朕念邊鎮勲臣故推誠待之彼必益加自勵不負朕恩可如前旨行 己卯陞通政使司右通政陳經為左通政 庚辰先是陝西洮岷等處番夷若籠板爾等族屢擁眾

入犯總制尚書王瓊會集兵眾諭以禍福諸番多聽撫惟若籠板爾及喇唧等族不服乃分兵攻之破若籠板爾二族焚其巢穴喇唧等族震懼稽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撫降七十餘族獲牛羊器械以千百計捷聞 上嘉瓊功降勅褒獎併鎮巡而下賜銀幣有差瓊至陝且二年西服土魯番率十國奉約束入貢北捍掩谷經歲無烽警及是諸番蕩平西陲無事河西四郡舊苦土魯番侵暴恐一旦瓊去夷患復作咸詣撫按鎮守乞為奏留于是甘肅巡撫都御史唐澤巡按御史胡明善為言土番魯吞哈密六十餘年矣先後經營諸臣持文墨者未効安輯之績仗



節鉞者未伸捷伐之威是啟戎心釀成邊禍幸 皇上特起王瓊而委任之瓊奉命驅馳殫厥心力息兵固圉克壯其猷于是久稽夷衆遣歸本土新來夷使請准入貢其有潛入肆掠者又奮威武以芟刈之牙木蘭虜之心脅則徙置內地帖木哥土巴虜之瓜牙則羈縻于近邊安插寄遇關廂屬番以恤其情撫馭散亡山谷屬番以聯其勢預處曲防悉當其可瓊之言曰中國之于夷欣順則撫之然撫之過則納侮逆則拒之然拒之甚則躡兵天下事惟有是非兩端夫苟知其是為而必可行又計後來之成敗而不果于行未有不誤國殃民者也瓊之存心立論若此所以

敢于任事行人所難汔能康濟一方寔我 皇上知人任舊之明効茲甘肅闔鎮軍民久居危苦之地賴以少安合辭懇臣欲久留瓊茲土民情如此臣等謹具實以聞 上乃嘉獎瓊盡心邊務勉其益懋厥職以副委托至意 辛巳禮部會廷臣議豐林王台瀚所奏處宗室四事其一崇輔導謂長史教授務選老成端正之士果有輔導善狀一体敘遷其二興學校謂各處撫按查親郡王同城者共建一學郡王各城隔遠者另立一學宗室子弟八歲以上未受封者令其入學習禮撫按官仍三年一次查考中有勤學立志者從宜勸勞經明行修德業卓異者具奏請勅獎



世廟實錄 卷八  
勵其三定子女謂鎮輔奉國中尉犯罪革爵者其未  
革爵前所生子女止許請名給與冠帶養贍婚嫁不許請  
封其既革爵後所生子女止許請名不許請養贍婚嫁聽  
其于城中各自為生又不然鎮國將軍而下凡嫡子俱許  
請封無嫡子方許以一庶子請封其餘只許請名給與冠  
帶養贍婚嫁至奉國中尉止許一子請封其餘止請名給  
以冠帶養贍婚嫁可也其四均人役謂宗室不許保集外  
人而民校事例又無實用宜於各王府護衛及群牧所食  
糧軍校每正丁下量留餘丁一二名供帖其餘人戶查撥  
郡王及將軍以下應用免行有司僉派以寬民力疏入

上以定子女一事所擬未一令再議餘三事悉依擬已禮部  
復會官議上定子女一事列為三目其一花生子女不得  
請名其已前造入玉牒者削之見贍養者亦行停止聽其  
編入民籍自為生計其一凡鎮輔奉國將軍而下有犯罪  
降為庶人及高墻放回者不論已未革爵所生止許請名  
不得請封給與養贍婚嫁之資其未革爵前所生者仍給  
與冠帶若以謀逆廢者亦許請名不許請養贍婚嫁其一  
嚴嫡庶之分將軍而下凡嫡子女俱許請封無嫡子女方  
許以一庶子女請封其餘止許請名給以冠帶養贍婚嫁  
之資議入 上以其事重俟從容審處竟不果行 詔發



內府所藏金銅玉石鍾磬于神樂觀正考音律仍令科道  
官各舉所知諳曉律呂之人以聞 甲申 孝莊睿皇后

忌辰 奉先殿行祭禮遣昌化伯邵杰祭 裕陵 陞陝  
西布政使司右叅政羅方為本司右布政使使 丙戌

孝穆皇太后忌辰 奉慈殿行祭禮遣昌國公張鶴齡祭

茂陵 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為南京吏部右侍郎巡

撫貴州右副都御史葉相為南京工部右侍郎原任臚鴻

寺卿鄭紳為通政使司右通政 鴻臚寺缺左寺丞吏部

請推補得旨不必推本寺右寺丞吳祖乾陞左寺丞隨堂

辦事序班周瑾陞右寺丞 吏科都給事中夏言奏蒙恩

加臣四品服俸茲遇孟秋時享 太廟 世廟乞許陪祀

又言六科都給事中列署內庭亦宜一体陪從得旨言准

陪祀其六科都給事中下禮部議以與會典事例未合罷

之







